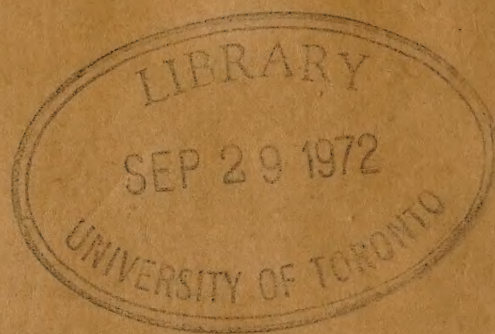


高僧傳三集



BL
1460
T73
1887
v.6

高僧傳三集卷第十九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寧等

奉敕撰

感通篇第六之二

正傳二十一人
附見八人

唐嵩嶽破竈墮傳

釋破竈墮者。不知何許人也。天后之世。參事嵩嶽安禪師。號老安。是歟。通徹禪法。逍遙弗羈。恒理求而不見其前。別塗取而莫趨其後。嘗遇巫氏能與人醮竈祓禳。若漢武之世。李少君以祠竈。可以致物同也。凡其解奏之時。往往見鬼物形兆。閭里迭畏。傳於眾多。

殺少牢以祭之者。交午重其主竈。乃旛蓋擁之。祕而罕覩焉。楊子所謂靈場之威。宜夜矣乎。時墮詣之。始勸巫者。終爲神說法。已告云。我聞師教。決定生天。乃現其形。禮辭。且曰。蒙師提耳。獲益彌深。得生殊勝。天言訖而隱。其竈卽神祠也。隨而瓦解。自然破落。非人力也。遐邇驚駭。此師素不稱名。由此全取他名。號破竈墮也。

唐嵩嶽閑居寺元珪傳

釋元珪。姓李氏。伊闕人也。稟氣英奇。寬裕閑雅。旣緣宿習。乃誓出家。於永淳二年。遂登滿足。乃隸名閑居。

寺以習毗尼。雖勤無懈。執律唯堅。後悟少林寺禪宗。大通心要。深入玄微。遂卜廬於嶽中。龐塢。謂其徒仁素曰。吾始居寺東嶺。吾滅汝必塔吾骸於此。珪安於巖阿。時有峩冠袴褶。部曲繁多。輕步舒徐。稱謁大師。珪覩其貌偉。精爽不倫。謂之曰。善來仁者。胡爲而至。曰。師寧識我邪。珪曰。吾觀佛與眾生等。吾一目之。豈分別識耶。對曰。我此嶽神也。吾能利害生死於人。師安得一目我哉。珪曰。汝能生死於人。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苟能壞空及壞汝。吾則不生不滅也。汝尙不能如是。

又焉能生死吾邪。嶽神稽首再拜曰。我亦聰明正直。於餘神。豈能知師有廣大之智辯乎。願授以正戒。令我度世。助其威福。珪曰。汝旣乞戒。卽旣戒也。所以者何。戒外無戒。又何戒哉。神曰。此理也。我聞茫昧。止求師戒。我身爲門弟子。珪辭不獲。卽爲張座焚香秉鑪。正几曰。付汝五戒。汝能奉持。卽應曰能。不能卽曰否。神曰。洗耳傾聽。虛心納教。珪曰。汝能不姪乎。神曰。亦娶也。曰。非謂此也。謂無羅欲也。神曰。能。曰。汝能不盜乎。神曰。何乏我也。焉有盜取哉。曰。非謂此也。謂饗而福淫。不供而禍善也。神曰。能。曰。汝能不殺乎。神曰。政

柄在躬焉。曰不殺。曰非謂此也。謂有濫誤。混疑也。神曰能。曰汝能不妄乎。神曰我本正直焉。能有妄。曰非謂此也。謂先後不合天心也。神曰能。曰汝能不遭酒敗乎。神曰力能。珪曰如上。是爲佛戒也。又言以有心奉持。而無心拘執。以有心爲物。而無心想身。能如是。則先天地生。不爲精。後天地死。不爲老。終日變化。而不爲動。畢盡寂默。而不爲休。悟此。則雖娶非妻也。雖饗非取也。雖柄非權也。雖作非故也。雖醉非惛也。若能無心於萬物。則羅欲不爲姪。福淫禍善。不爲盜。濫誤混疑。不爲殺。先後違天。不爲妄。惛荒顛倒。不爲醉。

是謂無心也。無心則無戒。無戒則無心。無佛無眾生。無汝及無我。無我無汝。孰爲戒哉。神曰。我神通亞佛。珪曰。汝神通十句。五能五不能。佛則十句。七能三不能。神悚然避席。跪啓頗恭。曰。可得聞乎。曰。汝能戾上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曰。不能。又曰。汝能奪地祇。融五嶽而結四海乎。曰。不能。珪曰。是爲五不能也。又曰。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卽滅定業。佛能知羣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眾生界。是爲三不能也。定業亦不牢久。無緣亦是一期。眾生界本無增減。亘無一人能主其。

法有法無主。是謂無法。無法無主。是謂無心。如我解
佛亦無神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爾。作用冥
現有情前也。若有心有作。作用必不普周焉。嶽神曰。
我誠淺昧。未聞空義。師所授戒。我當奉行。我願報慈
德。效我所能。珪曰。吾觀身無物。觀法無常。塊然更有
何欲。神曰。師必命我爲世閒事。展我少小神功。使已
發心。初發心。未發心。不信心。必信心。五等人。目我神
蹤。知有佛有神。有能有不能。有自然有非自然者。珪
曰。無爲是無爲是。神曰。佛亦使神護法。師寧隳叛佛
邪。隨意垂誨。珪不得已而言曰。東巖寺之障也。莽然

無樹。北岫有之。而背非屏擁。汝能移北樹於東嶺乎。神曰。已聞命矣。又陳曰。我必昏夜風雷擺搖震運。願師無駭。卽鄭重作禮辭去。珪門送而目觀之。見儀衛逶迤如王者之行仗。其夕果有暴風吼雷。棟宇將圯。定僧瞻動。宿鳥聲狂。互相敲磕。物不安所。乃謂眾僧曰。無怖。無怖。神與我契矣。詰旦和霽。則北巖松枯。盡移東嶺。森然行植焉。而珪謂其徒曰。吾歿後。無令外知。若爲口實。人將妖我也。以開元四年丙辰歲。囑累門人。若委蛻焉。春秋七十三。遂營塔於嶽之東嶺。影堂存於本院。後十二年告成。縣尉許籌追珪之德。爲

記焉。

唐廬江灊山天柱寺惠符傳

釋惠符。姓戚氏。越州諸暨人也。登其弱冠。勇氣過人。角力馳逐。無能及者。然其任俠。且厭在家。忽投香嚴寺。矯迹柔心。涪淑頓變。納法之後。練行孤標。每夜。山據草座。安禪不動。復研尋經論。見潛縣之霍山。昔漢武嘗徙南嶽之祭於此。極成勝境。其中天柱寺。可以棲神。乃結庵居焉。無幾。有巨蛇。張口。毒火焱焱。符徐語之曰。汝尋宿債。吾可噬也。不然。洗身定意。如運業通。來爲受戒。斯須。弭按蜿蜒而去。果化成人形。來

求出家。符爲之落髮。披衣受訖。禮辭而退。後被告符私度。具以實對辯。符云。若私度有憊。甘聽其罪。官吏知非常而縱之。符凡見瘡癰膿流。皆呪之。則差。至開元十八年。無疾而終。乃從火葬。見骨節相連之狀焉。

唐長安西明寺惠安傳

釋惠安。未詳何許人也。神龍中。遊於京兆。抑多先見。時唐休璟旣立邊功。貴盛無比。安往造焉。曰。相公甚美。必有甚惡。將有大禍。且不遠數月。然可攘去。休璟素知安能厭勝。諾而拜之。安曰。更無他術。但奉一計耳。豈非注擬官品出乎陶冶中。請選一有才幹者。用

爲曹州。因得張君。本京官。卽日升之宮贊。相次作守。定陶。委之求二犬。可高數尺。而神俊者。張君到任。銳意精求。得二犬。如其所求。以獻之。休璟大悅。召安視之。曰。極善。後旬餘。安卻來曰。事在今夕。願相君嚴爲警備。遂畱安宿。是夜。休璟坐於堂之前軒。命左右十數輩。執弧操矢。立於榻之隅。休璟與安共處一榻。至夜分。安笑之曰。相君之禍免矣。可以就寢。休璟喜而謝之。遂撤左右俱寢。迨曉。安呼休璟可起矣。問安曰。二犬何所用乎。遂尋其跡。至園中。見一人仆地而卒。視其頸有血焉。蓋爲物所嚙者。又見二犬在大木下。

仰視之。一人袒而匿身。休璟驚且詰之。其人泣而指死者曰。某與彼俱賊也。昨夕偕來欲害相國。蓋遇此二犬環而且吠。彼爲所噬。旣殞。某藏匿無地。天網所羅。爲犬蹲守。今甘萬死。且命縛之曰。此罪固當死。然非某心也。乃受制於人耳。乃釋之。賊拜泣而去。休璟拜謝安曰。非吾師不然。死於二夫之手矣。安曰。此相國之福。豈所能爲哉。又休璟表弟盧軫在荆門。有術士告之曰。君將有災。當求善禳厭者。或能免矣。軫知安奇術清行。爲時所重。致書於休璟。安卽與一書曰。事在其中耳。及書達江陵。而軫已卒。其家開其書。徒

一幅空紙焉。殊無一字。休璟益重之。後數年遁去。罔知所之。

唐西域安靜傳

徐果師

釋安靜。本西域人也。開元十五年。振錫東遊。至定陶。直問丁居士何在。鄉人報之曰。終已三載。葬在郊外。且曰。是人也。乃在家菩薩。專勤梵行。嘗禮事嵩山普寂禪師。云已得甚深法。將終合掌加趺而坐。儼然而絕。曹城諸寺院鐘磬不擊。自鳴也。靜至墳所。躬自發之。時五色雲氣騰噴而上。遂取其骨。皆金色。連環若鎖。可五丈許。鏗然響亮。擐杖頭而行。別樹塔重葬。眾

咸驚歎。少頃靜瞥然滅沒焉。

系曰。有情遺骸。引因踐果也。凡夫身中節不相至。十地菩薩骨節解盤。龍相結佛則全身舍利焉。今丁居士骨有鈎鑠形。則超凡夫。未階十住。此乃八臂那羅延身骨節頭相鈎是歟。證居士力量及此矣。譬若出金之砂之謂渾。不可謂爲砂也。含玉之石之謂璞。不可謂爲石也矣。

次又成都府大雲寺有徐果師者。混物韜光。人罕詳測。或入三昧。不失律儀。或示狂癡語事多中。先爲衛元嵩是難測之士。坤維間往往有人謂之徐果師。徐

姓也。果名也。師通稱也。此亦彊練誌公之倫類矣。不知其終云。

唐福州鐘山如一傳

釋如一。不知何許人也。開元末。爲僧典牀座。俄有僧徧身瘡疥。衣服縑縷。巡遶寺中。僧眾覩之。無不厭惡。唯一見而憫焉。延入常住。別堂安置。度夏。夏末辭去。一問去何所。荅曰。歸庵中。又問庵在何也。只在大乘寺東。一曰。某日前方自彼來。勿見庵處。曰。不信。但來相訪。某兩日後專來。一遂往。果見前僧在巖口相候。因攜手入一精舍。樓閣森聳。殿堂交錯。且非人閒景。

物。三日遣一公下山。迴首見悉是巖石。方知聖寺耳。
一由是倍力修進。願預聖流云。

唐西域亡名傳

釋天竺亡名。未詳何印度人也。其貌惡陋。纏乾陀色。
縵條衣。穿革屣。曳鐵錫。化行於京輦。當韋南康皋之
生也。纔三日。其家召僧齋。此僧不速自來。其日僧必
厯寺連名請至。韋氏家僮患其長一人。甚怒之。以弊
席坐於庭中。旣而齋畢。韋氏令乳母負嬰兒出。意請
眾僧祝願焉。梵僧先從座起。攝衣升階視之。曰。別久
無恙乎。嬰兒若有喜色。相認之意。眾皆異之。韋君曰。

此子纔生三日。吾師何言別久也。梵僧曰。此非檀越所知也。韋君固問之。梵僧曰。此子乃諸葛亮之後身耳。武侯鼎國時。爲蜀丞相。君所知也。緣蜀人受其賜且久。今降生於世。將爲蜀帥。必福坤維之人。吾往在劔門。與此子爲善友。旣知其生於君門。吾不遠而來。此子作劔南節度二十年。官極貴。中書令太尉。此外非我所知也。父然之。因以武子爲字。又單字武也。張鎰出爲鳳翔隴州節度。奏皋權知隴州。及鎰爲李楚琳所殺。牛雲光請皋爲帥。朱泚不得已。用皋爲鳳翔帥。德宗置奉義軍節。以旌之。續加禮部尙書。興元中。

駕還京。徵爲左金吾衛將軍。貞元元年爲成都尹。代張延賞到任。和南蠻并戰功。封南康郡王。順宗卽位。進太尉。南康在任二十一年。末塗甚崇釋氏。恆持數珠誦佛名。所養鸚鵡教令念經。及死焚之。有舍利焉。皋又歸心南宗禪道。學心法於淨衆寺神會禪師。在蜀富貴僭差。重賦歛。時議非之。然合梵僧懸記焉。

唐京兆抱玉傳

釋抱玉者。行業高奇。人事罕接。每言來事如目擊焉。見釋子大光而誨之曰。汝誦經宜高揭法音。徹諸天傾聽。必得神人輔翼。後皆符其記。京邑歸信千計。

每夕獨處一室。闔扉撤燭。嘗有僧於門隙閒窺其所。以見玉口中出慶雲華彩可愛。後年可九十許而終。終時方大暑。而尸無萎敗。宰臣第五琦與玉相善。及終。臨喪頗哀。琦以香乳灌其口。隨有祥光自口而出。晃然四照。琦愈奇之。琦乾元二年十月貶忠州刺史。寶應初入爲太子賓客。至京尹。玉皆預言。榮貴輾轉相半。皆如其言。刻意歸信焉。

唐號州閩鄉阿足師傳

釋阿足師者。莫詳出處。形質癡濁。精神瞢然。時有所言。靡不先覺。雖居無定所。多寓閩鄉。以其踵法雲公。

之塵躅。憧憧往來爭路禮謁。檀施山積。曾無顧瞻。人有隱憂。身嬰所苦。獲其指南者。其驗神速。時陝州有富家翁張臻者。產業且多。財貨增溢。少子息。臻恆懼錢帛身後無嗣。後產男。旣愚且蠢。手足拳攣。語言蹇澀。唯嗜飲食。殆與平人有異。口如溪壑。終日無厭。年可十七。父母鐘愛。縱其須索。迎醫求藥。不遠千里。數十年後。家業罄窮。或有謂其臻曰。阿足師其實寶誌之流。何不敷布腹心。求救其疾。乃夫妻來抵闕鄉。叩頭拭淚。告其拯拔。阿足瞑目久之。謂臻曰。汝冤未散。尙須數年。憫汝勤拳。爲汝除去。卽令選日。於河上致

齋。廣召眾多同觀度脫。仍領引其男赴於道場。時眾知阿足奇異。觀者如堵。少選指呼壯夫三數輩。叱曳其子。令投諸河。隨急流而逝。臻且哀且驚。莫測其由。阿足語臻曰。爲汝除災訖。良久。其子忽於流數十步外。聳身水面。戟手罵其父母曰。與爾冤仇宿世緣業。賴逢聖者。遽此解紛。儻或不然。未期畢日。挺身高呼。辭理分明。都無癡濁之狀。須臾沈水。不知其他。阿足由茲傳播。歸信之人如就市焉。所行化導皆此類矣。蓋大曆建中中也。殆德宗貞元十二年丙子。敕諡爲大圓禪師。至今陝號之閒。猶崇重焉。

唐天台山封干師傳

木湏師寒山子拾得

釋封干師者。本居天台山國清寺也。剪髮齊眉。布裘擁質。身量可七尺餘。人或借問。止對曰。隨時二字而已。更無他語。樂獨舂穀。役同城旦。應副齋炊。嘗乘虎直入松門。眾僧驚懼。口唱唱道歌。時眾方皆崇重。及終後。於先天年中。在京兆行化。非恆人之常調。士庶見之。無不傾禮。以其躡萬迴師之後。微亦相類。風狂之相過之。言則多中。先是國清寺僧廚中有二苦行。曰寒山子。曰拾得。多於僧廚執爨。爨訖。二人晤語。潛聽者多不體解。亦甚顛狂。糺合相親。蓋同類相求耳。

時閻止胤出牧丹止將詣巾車苦頭疼羌甚醫工寡效邂逅干造云某自天台來謁使君且告之患干曰君何慮乎便索淨器吮水噴之斯須覺體中頗佳閻止異之乃請干一言定此行之吉凶曰到任記謁文殊閻止曰此菩薩何在曰國清寺廚執爨洗器者是及入山寺問曰此寺曾有封干禪師曰有院在何所寒山拾得復是何人時僧道翹對曰封干舊院卽經藏後今閻無人止有虎豹時來此哮吼耳寒拾二人見在僧廚執役閻止入干房唯見虎跡縱橫又問干在此有何行業曰唯事春穀供僧粥食夜則唱歌諷

誦不輟。如是再三歎嗟。乃入廚見二人燒柴木。有圍
爐之狀。問。止拜之。二人連聲咄吒。後執問。止手。褻之
若嬰孺。呵呵不已。行曰。封干饒舌。自此二人相攜手
出松門。更不復入寺焉。干又嘗入五臺巡禮。逢一老
翁。問曰。莫是文殊否。翁曰。豈可有二文殊。干禮之。未
起。恍然失之。

次有木漬師者。多遊京邑市鄽。閒亦類封干。人莫輕
測。封豐二字。出沒不同。韋述吏官作封疆之封。問。止
序三賢作豐稔之豐。未知孰是。

寒山子者。世謂爲貧子風狂之士。弗可恆度推之。隱

天台始豐縣西七十里。號爲寒暗二巖。每於寒巖幽窟中居之。以爲定止。時來國清寺。有拾得者。寺僧令知食堂。恆時收拾。眾僧殘食菜滓。斷巨竹爲筒。投藏於內。若寒山子來。卽負而去。或廊下徐行。或時叫噪凌人。或望空曼罵。寺僧不耐。以杖逼逐。翻身撫掌呵呵徐退。然其布襦零落。面貌枯瘁。以樺皮爲冠。曳大木屐。或發辭氣。宛有所歸。歸於佛理。初閭止入寺訪問寒山。沙門道翹對曰。此人狂病。本居寒巖間。好吟詞偈。言語不常。或臧或否。終不可知。與寺行者拾得。以爲交友。相聚言說。不可詳悉。寺僧見太守拜之。驚

曰大官何禮風狂夫耶。二人連臂笑傲出寺。閤止復往寒巖謁問。并送衣裳藥物。而高聲倡言曰賊我賊。退便身縮入巖石穴縫中。復曰報汝諸人。各各努力。其石穴縫泯然而合。杳無蹤跡。乃令僧道翹尋其遺物。唯於林閒綴葉書詞頌。并村墅人家屋壁所抄錄得二百餘首。今編成一集。人多諷誦。後曹山寂禪師注解。謂之對寒山子詩。以其本無氏族。越民唯呼爲寒山子。至有庭際何所有。白雲抱幽石。句厯然雅體。今巖下有石。亭亭而立。號幽石焉。

拾得者。封干禪師。先是偶山行至赤城道側。仍聞兒

啼逐尋之。見一子可數歲已來。初謂牧牛之豎。委問端倪。云無舍孤棄於此。封干攜至國清寺。付與典座僧。或人來認。必可還之。後沙門靈熠攝受之。令知食堂香燈。忽於一日見其登座。與像對槃而食。復呼僮陳如曰。小果聲聞。傍若無人。執筯大笑。僧乃驅之。靈熠咨尊宿等。罷其堂任。且令廚內滌器。洗濯纔畢。澄瀝食滓。以筒盛之。寒山來必負而去。又護伽藍神廟。每日僧廚下食。爲烏鳥所取。狼藉拾得。以杖扑土。偶三二下。罵曰。汝食不能護。安護伽藍乎。是夕神附夢與闔寺僧曰。拾得打我。明日諸僧說夢符同。一寺紛

然始知非常人也。時牒申州縣郡符下云。賢士隱遁。菩薩應身。宜用旌之。號拾得爲賢士。又於寺莊牧牛。歌詠呼天。當其寺僧布薩時。拾得驅牛至僧集堂前。倚門撫掌大笑曰。悠悠者聚頭。時持律首座咄曰。風人何以喧礙說戒。拾得曰。我不放牛也。此羣牛者。多是此寺知僧事人也。拾得各呼亡僧法號。牛各應聲而過。舉眾錯愕。咸思改往修來。感菩薩垂跡度脫。時道翹纂錄寒山文句。於寺土地神廟壁見拾得偈詞。附寒山集中。

系曰。按封干。先天中遊遨京室。知閭丘寒山拾得俱

睿宗朝人也。奈何宣師高僧傳中。閻正武臣也。是唐
初人。閻正序記三人不言年代。使人悶焉。復賜緋乃
文資也。夫如是。乃有二同姓名閻正也。又大瀉祐公
於憲宗朝。遇寒山子。指示泐潭。仍逢拾得。於國清。知
三人是唐季葉時猶存。夫封干也。天台沒而京兆出。
寒拾也。先天在而元和逢。爲年壽彌長耶。爲隱顯不
恆耶。易象有之。小狐汔濟。其此之謂乎。

唐成都淨眾寺無相傳

智說
禪師

釋無相。本新羅國人也。是彼土王第三子。於本國正
朔年月生。於郡南寺落髮登戒。以開元十六年泛東。

溟。至於中國。到京。玄宗召見。隸於禪定寺。後入蜀。資中。謁智詵禪師。有處寂者。異人也。則天曾召入宮。賜磨納九條衣。事必懸知。且無差跌。相未至之前。寂曰。外來之賓。明當見矣。汝曹宜洒掃以待。閒一日果至。寂公與號曰無相。中夜授與摩納衣。如是入深溪谷。巖下坐禪。有黑犢二。交角盤礴於座下。近身甚急。毛手入其袖。其冷如冰。捫摸至腹。相殊不傾動。每入定。多是五日爲度。忽雪深。有二猛獸來。相自洗拭。裸臥其前。願以身施其食。二獸從頭至足。曳帊而去。往往夜閒坐牀下。搦虎鬚毛。旣而山居稍久。衣破髮長。獵

者疑是異獸。將射之。復止。後來入城市。晝在冢間。夜坐樹下。眞行杜多之行也。人漸見重。爲構精舍於亂墓前。長史章仇兼瓊來禮謁之。屬明皇違難入蜀。迎相入內殿供禮之。時成都縣令楊翌。疑其妖惑。乃帖追至。命徒二十餘人曳之。徒近相身。一皆戰慄。心神俱失。頃之大風卒起。沙石飛颺。直入廳事。飄簾卷幕。楊翌叩頭拜伏。惴而不敢語。懺畢風止。奉送舊所。由是遂勸檀越。造淨眾大慈菩提寧國等寺。外邑蘭若鐘塔不可悉數。先居淨眾本院。後號松溪。是歟。相至成都也。忽有一力士。稱捨力。伐柴供僧廚用。相之弟。

本國新爲王矣。懼其卻迴。其位危殆。將遣刺客來屠之。相已冥知矣。忽日供柴。賢者暫來。謂之曰。今夜有客。曰灼然。又曰莫傷佛子。至夜薪者持刀挾席坐禪座之側。逡巡覺壁上似有物下。遂躍起以刀一揮。巨胡身首分於地矣。後門素有巨坑。乃曳去瘞之。復以土拌滅其跡而去。質明相令召伐柴者謝之。已不見矣。嘗指其浮圖前栢曰。此樹與塔齊。寺當毀矣。至會昌廢毀。樹正與塔等。又言寺前二小池。左羹右飯。齋施時少。則令淘浚之。果來供設。其神異多此類也。以至德元年。建午月十九日。無疾示滅。春秋七十七。臨

終或問之曰。何人可繼住持乎。乃索筆書百數字。皆隱不可知。諧而叶韻。記前八九十年事。驗無差失。先是武宗廢教。成都止畱大慈一寺淨眾。例從除毀。其寺巨鐘。乃移入大慈矣。洎乎宣宗中興。釋氏其鐘卻還淨眾。以其鐘大隔江。計功兩日方到。明日方欲爲齋。辰去迎取。巳時已至。推挽之勢直若飛焉。咸怪神速。非人力之所致也。原其相之舍利。分塑真形。爾日面皆流汗。上足李僧以巾旋拭。有染指者其汗頗鹹。乃知相之神力。自曳鐘也。變異如此。一何偉哉。後號東海大師塔焉。乾元三年。資州刺史韓泐撰碑。至開

成中。李商隱作梓州四證堂碑。推相爲一證也。

唐揚州西靈塔寺懷信傳

釋懷信者。居處廣陵。別無奇迹。會昌三年癸亥歲。武宗爲趙歸真排毀釋門。將欲堙滅教法。有淮南詞客劉隱之。薄遊四明。旅泊之宵。夢中如泛海焉。迴顧見塔一所。東度見是淮南西靈寺塔。其塔峻峙。制度校胡太后永寧塔少分耳。其塔第三層。見信凭欄。與隱之交談。且曰。暫送塔過東海。旬日而還。數日隱之歸揚州。卽往謁信。信曰。記得海上相見時否。隱之了然省悟。後數日。天火焚塔俱盡。白雨傾澍。傍有草堂一

無所損。由是觀之。東海人見永寧塔不謬矣。

系曰。塔焚皆云往東海。海豈納煨燼耶。通曰。五行爲物亦七大性。可弗周徧法界乎。順則相生。逆則相害。雖逆順各時。與法界同其分齊。證知唯有識耳。且天仙鬼物與人相反。殊勝諸天。則定果宮殿。神仙則附物變化。鬼神則歆其食氣。質礙之流。火化則得受用也。凡塔刹嚴麗。多被鬼神取旃。海若川侯亦非人也。如陳重雲殿天火焚。東海人時見殿影焉。又近馬氏霸湖南。末年天冊閣爲天火焚。朗州守此夜聞空中呵喝言迴避。天冊閣來也。雲中騰沸。若千萬人舁荷。

重物。然累日。方潭州火矣。若懷信見劉隱之夢。信亦不可測之僧也。

唐陝府辛七師傳

釋辛七師者。不顯出家之號。時姓氏行次呼之。旣熟人耳。更無別召體焉。實陝人也。始爲兒時。甚聞謹肅。不嘗狎弄。少卽老成。其父爲陝郡守。觀七師之作爲。謂其母曰。是子非常兒。孺善宜護養之。年甫十歲。迥知佛法。可以宗尙。凡經卷。冥然分其此華。此梵。都不緣師教。及鐘茶蓼。陟屺之痛愈深。雖親屬勸勉。益加柴毀。先是郡城南有瓦窰七所。一日哀號之際。發狂

遁去。其家僮輩躡迹尋之。見其入窰竈中端坐。身有奇光。燦若金色。家僮驚。就問無言。懼而徒步。次窺一窰。復見七師同前相狀。如是厯徧七窰。一一見其端坐發光。是以陝服之人。重之若神。遇之羅拜焉。

唐京師大安國寺和和傳

釋和和者。莫詳氏族本生。其爲僧也。狂而不亂。愚而有知。罔測其由。發言多中。時號爲聖。安國寺中居住。出入無拘檢。見本寺修營殿閣未就。有越國公主降。榮陽鄭萬鈞。雖琴瑟相諧。而數年無子。和因至公主家。鈞焚香灑掃以待之。主拜跪歸向。鈞祈告之曰。某

自叨選尙。願得一子爲嗣。唯師能致之乎。和曰易耳。但遺我三千疋絹。主當誕二男。鈞勤重如聽佛語。出絹如所求施之。和取付修寺殿閣功德主。乃曰。主有娠矣。吾令二天人下爲公主作兒。所憂者。公主不能併妊二子乎。爲孿乳包羞耳。吾俾其同年而前後誕之。果如其言。歲初年末各生之矣。長曰潛耀。次曰晦明。皆美丈夫。後博涉成事焉。京邑之間。傳揚沸渭。量其位地。不可輕議哉。

唐揚州孝感寺廣陵大師傳

釋廣陵大師者。維揚人也。不言法名。淮海之間。競呼

廣陵大師也。形質寢陋。性多桀黠。真率之狀。與屠沽輩相類。止沙門形異耳。好嗜酒啖肉。常衣總裘。厚重可知。盛暑亦不慙脫。蚤虱聚其上。僑寓孝感寺。獨一室。每夕闔扉而寢。率以爲常。或狂悖性發。則屠犬彘日聚。惡少鬪毆。或醉臥道傍。揚民以是惡之。貞元中。有一少壯。素以力聞。嘗一日。少壯與人賭博。大師大怒。以手擊碎博局。少壯笑曰。騃兒何敢逆壯士耶。大師且罵而唾其面。於是索少壯鬪擊。觀者圍币千數。少壯爲大師所困。迸道而逃。自此人方知有神力焉。亦於稠人廣眾中。自負其力。往往入闔閭間。剽奪人。

錢帛。市人皆畏其勇而莫敢拒。後有一耆年僧。召大師。誠敕之曰。汝胡不謹守戒法。柰何食酒肉。屠犬豕。彊抄市人錢物。又與無賴子弟鬪競。不律儀甚。豈是僧人本事耶。一旦眾所不容。執見官吏。按法治之。何處逃隱。且深累佛法。大師怒色對之曰。蠅蚋徒喋羶腥。爾安知鴻鵠之志乎。然則我道非爾所知也。且我清中混外者。豈同爾齷齪無大度乎。耆年且不能屈。後一日。自外來歸。入室閉戶。有於門隙覘之。見大師坐席放神光。白眉閒晃朗。照物洞然。觀者驚報。少頃寺僧奔至。瞻禮稱歎。或有懺悔曾謗之者。或有彈指

讚詠之者。明日羣僧伺候大師出。焚香致禮。及開戶
瞑目如入禪定。已長往矣。自此廣陵人寫貌供養。號
之爲大師焉。

唐南嶽山明瓚傳

釋明瓚者。未知氏族生緣。初遊方詣嵩山。普寂盛行
禪法。瓚往從焉。然則默證寂之心契。人罕推重。尋於
衡嶽閑居。眾僧營作。我則晏如。縱被詆訶。殊無愧恥。
時目之懶瓚也。一說伊僧差。越等夷。或隨眾齋食。或
以瓦釜煮土而食。云是彌陀佛應身。未知何證驗之。
一云好食僧之殘食。故殘也。殘上聲呼或隨逐之。則時出

言語皆契佛理。事迹難知。天寶初至南嶽寺執役。晝
專一寺之上。夜止羣牛之下。曾無倦也。如是經二十
年。相國鄴公李泌避崔李之害。隱南嶽而潛察瓚所
爲。曰非常人也。聽其中宵梵唄響徹山谷。李公情頗
知音。能辯休戚。謂瓚曰。經音悽愴而後喜悅。必謫墮
之人。時將去矣。候中夜。李公潛往謁焉。望席門自贊
而拜。瓚大詬。仰空而唾曰。是將賊我。李愈加鄭重。唯
拜而已。瓚正發牛糞火出。芋啗之。良久乃曰。可以席
地。取所啗芋之半以授焉。李跪捧盡食而謝。謂李公
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李拜而退。居一月。刺史

祭岳。修道路極嚴。忽中夜風雷而一峯頽下。其緣山
蹬道爲大石所攔。乃以數牛縻絆而挽之。又以數百
人鼓噪以推之。物力竭而石愈固。更無他術。瓚曰。奚
用如許繁爲。我始去之。眾皆大笑。瓚遂履石而動。忽
轉盤而下。聲若震雷。山路旣開。眾僧禮而踴躍。一郡
呼爲至聖。太守奉如神明。瓚悄然乃懷去意。寺外虎
豹忽爾成羣。日有殺傷。無由禁止。瓚曰。授我一小箠。
爲爾驅除。眾曰。大石猶可推。虎豹當易制。遂與之荆
挺。皆躡後以觀之。出門見一虎銜之而去。瓚旣去矣。
虎亦絕蹤矣。李鄴公於天寶末。肅宗北巡至靈武。卽

位遣使訪召。會泌自嵩穎奔赴行在所。帝喜用之。俾掌樞務。權逾宰相。判廣平王府司馬事。肅宗曰。卿爲朕師友。今父子三人。資卿道義。尋爲崔圓李輔國害其能。泌懼乞遊衡嶽。詔許之。絕粒數年。遂見瓚焉。後終居相位。一如瓚之懸記矣。敕謚大明禪師。塔存嶽中云。

唐簡州慈雲寺待駕傳

懷一

釋待駕。俗姓王氏。金水縣人也。冲孺出家。作爲詭異。其父立名待駕。當天寶末也。練行精進。時號頭陀。及玄宗巡幸。果自詣府。鬚髮爲僧。至是待駕得度。其言

信矣。駕去縣邑二十里。開逕芟茅獨居山頂。後成一寺。此山絕多靈跡。初名石城。迨明皇至劒門。山神見形迎駕。稱姓李氏。敕賜與玄孫之稱。後陟武擔東臺。遠望祥雲紫氣盤結空界。問左右曰。此何處。對曰。名城山。乃悟山神扈衛之意。遂改雲頂爲慈雲寺也。駕後卒於此寺。又福州棲伽寺釋懷一。景龍中銳意於愛同寺東。造精舍。相度地形無水濟用。方拱手而去。忽山禽擊鬪於地。一異之。命工穴深尺餘。甘泉沸湧。此後伏臘而無加耗。寺中每有休咎。必暫減耗。候以知之。風俗謂之靈泉焉。以永泰二年歸寂。弟子超悟。

奏乞代宗題寺額。上首曰智恆。次行弼。越州刺史皇甫政爲碑紀德。襄州節度使于頔書焉。

唐福州愛同寺懷道傳

智恆

釋懷道。邁德高情。慈忍濟物。思乎達法。恆爾遊方。凡遇通人。卑禮求益。及還鄉之日。禮佛勤劬。收舉坐具。獲珠一顆。後置於文殊塑像額心。安之。其珠圓瑩。且異蚌胎。又冥然降舍利骨。尋分於南澗塔中。洎至德二年。令弟子僧常持法華經。不捨晝夜。俄有白氎袈裟一領。降於塔中。不知其來。此蓋道修練之心。感於冥理也。後滑臺守李邕著碑文并書。相次智恆繼居。

法華院。卽懷一弟子也。道行與師相埒。卒後禮部侍郎劉太真作碑頌。褚長文書。次有超悟行弼皆名望相齊。化於閩俗無不重焉。

唐昇州莊嚴寺惠忠傳

圓寂

釋惠忠。俗姓王。潤州上元人也。初在母孕。忽遇異僧謂曰。所生貴子。當爲天人矣。誕育已來。不食葷腥。有異常童。稟性敦厚。年二十三。以經業見度。卽神龍元年也。遂配莊嚴寺。志節高簡。爲時輩所推。聞牛頭山威禪師。襲達磨蹤。得佛法印。遂造山禮謁。威見忠。乃曰。山主來矣。因爲說法。頓悟上乘。威旣得人。如老氏

之逢尹喜。乃命入室付法傳燈。并委山門之事。遂出
鄜聚。忠卽繼踵茲峯。夙夜精勵。常頭陀山澤。飲泉藉
草。一食延時。每用一鎗。眾味同煮。用畢懸於樹杪。方
復繩牀晏坐。終日如杌。衣不易時。寒暑一納。積四十
年。遂彰靈應。非一。州牧明賢頻詣山禮謁。再請至郡
施化道俗。天寶初年。始出止莊嚴。忠以爲梁朝舊寺
莊嚴最盛。今已歲古凋殘。興懷修葺。遂於殿東擬創
法堂。先有古木鵲巢其頂。工人將欲伐之。忠曰。且止
待鵲移去。始當伐之。因至樹祝曰。此地造堂。當速移
去。言畢。其鵲競銜柴遷寓他樹。合郭道俗觀者如堵。

莫不歎異。又立基未定。忽有二神人爲上其處。因乃定焉。雖汲引無廢。神曠不撓。四方之侶相依。日至以大曆三年。山門石室前。有忠挂衣藤。是歲盛夏。忽然枯悴。靈芝仙菌。且不復生。至九月。忠演法高座。無故水出。遶座而轉。至四年六月十五日。集眾布薩。至晚乃命侍者。髡髮浴軀。是夜瑞雲覆刹。天樂聞空。十六朝怡然坐化。時風雨震蕩。樹木摧折。和州延祚寺僧徒。其夕咸見白虹。直東西貫於山中。鳥獸哀鳴。林壑巖閒。哭聲數日方止。岳牧韋公。損聞而哀愴。遣使贈賻。并令上元令劉君備威儀送歸山。於時炎蒸。至七

月七天降雨絕涼。八日神柩出。纖塵不飛。又有羣鶴徘徊輦上。送至山門。瘞後數日。墳內放光。照於山林。五年春。依外國法茶毗。獲舍利不可勝計。圓細如珠。光彩瑩徹。遠近道俗有恨無所尅獲。咸於焚身處煨燼中至求。凡百千人皆得舍利。故知法身圓應。感物無窮。聖力潛通。光騰千古。門人起木塔。春秋八十七矣。身逾七尺。霜眉徑寸。儀容殊偉。鷲領龍腮。神氣孤拔。色如金聚。含光玉潤。若梵僧所居。帳幃弗張。蚊蚋不犯。曾居蘭若幽棲。松竹深邃。嘗有虎鹿並各產子。馴遶人室。曾無懼色。開元二十七年。上元令長孫遂

初脫略異聞。躬造山詢驗。及到山半。猛虎當路咆吼。遂乃驚怖。莫知所爲。忠聞出林曉喻。虎因寢聲伏於林中。遂恐懾合掌禮謝而迴。忠又向吳郡具戒院中。有凌霄藤盛夏萎悴。人擬伐之。威大師曰。勿翦。惠忠還日其藤更生。人不之信。及秋忠還。其藤重茂矣。又昔有供僧穀倉在莊。夜有強盜來竊之。虎乃吼喚逐之。盜棄負器而逃。其類夥多。良難驟述。忠著見性序。及行路難。精旨妙密盛行於世。又鄴中釋圓寂。氏族生地俱不可尋。初從嵩山見老安禪師。道契相符。莫測涯岸。以高宗咸亨二年生。計終歲已一百有奇年。

矣。襄州節度使嚴綬傾心供養。亦號無生和尚焉。

唐洛京天宮寺惠秀傳

釋惠秀。俗姓李氏。今東京陳畱人也。出離塵垢。慕尙逍遙。初以戒律飾躬。後以禪定爲務。於荆郢之地。參問祖師。旣了安然。迴依洛邑天宮寺也。屬則天頻幸神都。而秀道聲聞於后聽。屢詔入禮重。其於懸記未然。事合同符契。長安中往資聖寺。唱道化人。翕然歸向。忽誠禪院弟子。令滅燈燭。有白秀曰。長明燈可畱。亦令滅之。因說火災難測。不可不備。云嘗有寺家不備火燭。佛殿被焚。又有一寺鍾樓遭焚。又有一寺經

藏煨燼殊可痛惜。時眾不喻其旨。至夜遣火。佛殿鐘樓經藏三所悉成灰炭。方知秀預知垂警。又玄宗在潞邸時。曾與諸王俱詣問法。從容畱施一笛。玄宗出去。秀召弟子曰。謹掌此笛。後有要時當獻上也。及受睿宗傳禪。弟子達磨等方悟其言。取笛以進。帝悅。先知迴賜豐厚。秀偶示微疾。告誡門人奄然歸寂。享年一百歲。燕國公張說素所歸心。送瘞龍門山。道俗數千人奔會悲悼焉。

唐成都郫縣法定寺惟忠傳

釋惟忠。少孺爲僧。勵精自行。在乎羣等。莫不宗焉。出

家法定寺。本是後漢永平中佛法始流中國。便有置德淨伽藍神光屢現。至宋釋惠持自廬阜辭遠公法兄。誓化岷蜀。屬譙縱不道。令數輩操刃欲屠持。持乃彈指其眾驚奔僵仆。隋開皇四年改名法定焉。寺有彌勒聖像。唐武德中忽有枯查沿江而至。夜發光明。因雕作像首。貞觀中竇軌爲長史。劒門佛首光見。引達于府。竇公令人迎取。數百人亦不能勝。乃令祝之。任欲何往。遂言可就法定否。乃一人能舉。竇遂造佛身長史高士廉蓋殿以安之。後有僧汎愛樹其浮圖。而獲一巨蟹。身足二尺餘。是塔頗多靈異。人或將酒

肉乘醉詣聖佛前。立見災禍矣。忠於天寶中。於寺愈加精苦。無何塔爲霆震。拔其塔心柱出外。忽有小木承代之意。眾咸怪之。罔測厥由。忠乃叩搥於聖彌勒像。告訴天龍。合加畏重。何輒震擊奪塔心柱邪。是知庶女叫而雷擊景公臺。誠有所感。一日迅雷烈風。還同前震。覆覩之。乃龍神送舊柱。安置如故。當其易柱陰雲四合。有四神人。以身扶翼。立與塔齊。忠之感物也。若此。會昌坼寺之前。舍利七粒出相輪上。白光滿空。向西飛去。蜀皆所目覩。將倒之時。赤光見於半天焉。又此寺有大棗樹。將毀寺之年。其樹枯瘁。及大中

再置其棗重榮也。忠後終寺。

系曰。教法興替。得非數乎。數算已定。晷刻弗移。如其會昌之前。舍利預飛。棗樹先瘁。是知當替數之彊。興數必弱。興不勝其替矣。大中之興。替不勝其興矣。若不爲四相之遷。非繫興替之數也。教法是有爲之法。詎免遷流者乎。吁。

高僧傳三集卷第十九

終

校訛

第八紙八行

憫北作憫南作憫今從南

第十紙八行

轆北作轆南作轆今

從南第十八紙四行

焚北作墳南作墳今從南

音釋

瀦

似林切地名

郢

薄宜切邑名

祓

敷勿切除災求福也

礪

去急五合切動也

輶

輶苦感切輶車不進也

吮

徂克切軟也

湏

古送切

樺

胡霸切木名

詵

所臻切

拌

普半切

汧

宏音切

孿

所眷切一乳二子也

總

胡桂切細疏布也

泌

毘

必切

啗

徒紺切食也

頤

徒歷切

埒

盧拙切等也

菌

渠殞切地簞也

庖

薄交切

夥

胡果切多也

高僧傳三集卷第二十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寧等

奉敕撰

感通篇第六之三

正傳二十二
人附見四人

唐資州山北蘭若處寂傳

釋處寂。俗姓周氏。蜀人也。師事實修禪師。服勤寡慾。與物無競。雅通玄奧。居山北行杜多行。天后聞焉。詔入內。賜摩納僧伽梨。辭乞歸山。涉四十年。足不到聚落。坐一胡牀。宴默不寐。常有虎蹲伏座下。如家畜類。資民所重。學其道者臻萃。由是頗形奇異。如無相大

師自新羅國將來謁詵禪師。寂預誠眾曰。外來之賓。明日當見矣。宜灑掃以待之。明日果有海東賓至也。開元初。新除太守王曄。本黃冠也。景雲中曾立少功。刺於是郡。終於釋子苞藏禍心。上任處分。令境內應是沙門追集。唯寂久不下山。或勸寂往參。免爲厲階。寂謂弟子曰。汝雖出家。猶未識業。吾之未死。王曄其如吾何。迨乎王公上官三日。緇徒畢至。或曰。唯處寂蔑視藩侯。弗來致賀。曄微怒也。屈諸僧升廳坐。已將啓怒端。問寂違拒之由。慍色悖興。僧皆股慄。曄俄然仆地。左右扶掖歸宅。至廳事後屏樹。如被搥頰之聲。

禺中氣絕。自此人謂爲妄欲加諸道人。一至於此。寂以開元二十二年正月示滅。享年八十七。資中至今崇仰焉。

唐代州五臺山華嚴寺無著傳

釋無著。永嘉人也。識度寬明。秉操貞確。畱神大道。約志遊方。抵於京師雲華寺。就澄觀法師研習華嚴之教。凡諸經論。志極旁通。然於華藏海終誓遨遊。以大曆二年入五臺山。肆欲觀聖人之境界。五月到華嚴寺。挂錫。始於堂中啜茶。見老僧寢陋。據北牀。問曰。子從南方來。還賣數珠請看。著乃躬度之。迴視之。閒失。

僧之所。於時神情懔懔。疑喜交生。曰。昔僧明入此。觀石曰。木杵。後得入聖寺。獲見聖賢。我願止此。其爲快乎。次由般若經樓。見吉祥鳥。羽毛蒨絢。雙飛於頂上。望東北鼓翼而去。明日有白光兩穗入戶。悠颺少頃而滅。同房僧法等見而驚怪。言曰。此何祥也。願期再現。斷眾生疑。尋觀光如前。因往金剛窟。望中致禮。方坐假寐。聞叱牛三聲。云。飲水。一翁古貌。環形服。麤短褐。曳麻屨。巾裹甚異。著乃迎。執其手。問從何來。翁曰。山外求糧用來。居在何地。云。求糧用在臺山。翻質著。云。師何戾止。荅曰。聞此有金剛窟。故來隨喜。翁曰。師

困耶。荅曰否。曰旣不困憊何輒睡乎。著曰凡夫昏沈胡可怪哉。曰師若昏沈可去啜煑葑乎。翁指東北見精舍相距數步餘。翁牽牛前行。著躡躅而隨。至寺門喚均提三聲。童子應唯開闔。年可十四五。垂髮齊眉。衣褐襦。牽牛入寺。見其地盡是瑠璃。堂舍廊廡皆耀金色。其閒華靡非人閒之制度。翁踞白牙牀。指錦墩揖著坐。童子捧二甌茶對飲畢。擎玳瑁器滿中酥酪。各賦一匙。著咽之如有所證。神府明豁。悟宿事焉。翁曰師出家來。何營何慮乎。荅曰有修無證。大小二乘染指而已。曰未知初出家時求何心。著云求大乘菩

提心曰師以初心修卽得。又問齒臘幾何。三十一矣。翁云師之純淑。年三十八。則其福根荳植此地而榮茂歟。且徐徐下山。好尋道路。勿傷厥足。吾年老朽。從山外來。困極欲偃息也。著請寓一宵可乎。曰不可。緣師有兩伴相隨。今夜不見師歸。憂愁曷已。此乃師有執情在。著曰瞿曇弟子有何執處。雖然有伴。不顧戀他。又問持三衣否。曰受戒已來持之。曰此是封執處。著曰亦有聖教在。若許住宿。心念捨之。脫有強緣。佛故聽許。曰若依小乘無難。不得捨衣。宜從急護。翁拂襟投袂而作。著亦趨行。翁曰聽吾宣偈。一念淨心是。

菩提勝造恆沙七寶塔。寶塔究盡碎爲塵。一念淨心
成正覺。著俯聽凝神。謝曰蒙宣密偈。若飲醍醐。容入
智門。敢忘指決。丈人可謂知言。銘刻心府。翁喚均提
可送師去。臨行拊背曰好去。著再折腰。與童子駢肩
齊步。至金剛窟前。問童子此何伽藍。不懸題額。童子
指金剛窟。反問著云伊何窟乎。曰先代相傳名金剛
窟。童子曰金剛下有何字。著惟忖少選曰金剛下有
般若。童子皖爾適入者般若寺也。著攜童子手揖顧
而別。童子瞠目視著。如欲吐辭。著曰送我可以言代
縞帶與玉玦乎。童子遂宣偈。云面上無瞋供養具。

口內無瞋吐妙香。心裏無瞋是珍寶。無染無垢是真常。偈終恍惚之間。童子及聖寺俱滅。唯見山林土石。悵悵盈懷。歔歔不已。歎曰。緒言餘論。若笙鏞之末響。猶在乎耳。諦觀山翁立處。有白雲冉冉湧起。去地尋常許。變成五色雲霓。上有大聖乘師子。而諸菩薩圍遶。食頃東方白雲一段漸遮菩薩面。羣像與雲偕滅。著倏見汾州菩提寺主僧修政等六人相將。還至窟前作禮。忽聞山石振吼。聲如霹靂。諸僧奔走。良久寂無所覩。著遂陳遭遇。六人悔責不見聖容。咫尺緜邈。知罪障之屏翳歟。著遂隱此山而終。元和中門人文

一追述焉。

唐真定府普化傳

釋普化。不知何許人也。秉性殊常。且多真率。作爲簡放。言語不拘。躬事盤山積禪師。密密指教。深入堂奧。誠令侏任而發狂悖。嘗與臨濟玄公相見。乃對之以驢鳴。旁侍無不哂笑。直時歌舞。或卽悲號。人或接之。千變萬態。略無恆度。一日擎挾棺木。巡街徇戶。告辭云。普化明日死去。時視之。知不可訾。趙人相率隨送出城東門。而揚言曰。今日葬不合青烏經。二日出南門。人亦隨送。又曰。明日方吉。如是西門北門出而還。

返人煩意怠。一旦坐於郊野。如入禪定焉。禪宗有著述者。以其發言先覺。排普化爲散聖科目中。言非正員也矣。

唐漢州棲賢寺大川傳

法燭

釋大川。不知何許人也。沈默自居。節操彌厲。戒無竈穴。言不浪施。於漢州棲賢寺行四聖種法。克苦旣增。川也。其樂也泄泄。緇竹之人。無夙少率。皆宗奉。及乎終也。臥於寺外。白衣具牀榻。相率舁歸寺中。務營喪禮。方當屍舉。無何雙鹿引前。若騶導焉。始履門闕。寺額奮然隕地。遠近驚歎。又此山靈異。不容麤鄙。有僧

深藏者。不謹愿。多所違犯。神人擲於山下。可七里許。唯傷足指。從此無不悛革。守戒者。大曆初。北山變成黃金色。上有樓閣菩薩行道。斯須之閒。萬形千狀。川素居此寺。與地俱靈。畱影供養。如事靈祠焉。次閩城法燭者。未詳何許人也。行頭陀法。克苦克勤。激勸閩人。辭氣剛直。聞海壇練門江內有巨鐘。相傳云。昔有人往廣州募鑄。信鼓巨艦至此。忽值風濤沈溺。每月望日。其潮大至。水退其蒲牢乃出。可容一人。從中穿過。約其周圍徑一丈餘。大曆中。燭欲出此鐘。先於開元寺設大會齋誦呪。令一小僧詣龍宮。乞鐘於人世。

擊扣。以警晨昏。小僧見海神曰。我惜以鎮海。別與小珠三顆爲信。當爾時。小僧有如夢覺。珠在手焉。

唐西域難陀傳

釋難陀者。華言喜也。未詳種姓何國人乎。其爲人也。詭異不倫。恭慢無定。當建中年中。無何至於岷蜀。時張魏公延賞之。任成都。喜自言我得如幻三昧。嘗入水不濡。投火無灼。能變金石。化現無窮。初入蜀。與三少尼俱行。或大醉狂歌。或聚眾說法。戍將深惡之。亟令擒捉。喜被捉。隨至。乃曰。貧道寄迹僧門。別有藥術。因指三尼曰。此皆妙於歌舞。戍將乃重之。遂畱連。爲

置酒肉夜宴與之飲唱。乃假襦袴巾櫛。三尼各施粉黛並皆列坐。含睇調笑逸態絕世。飲欲半酣。喜謂尼曰。可爲押衙蹋舞乎。因徐進對舞。曳練迴雪。迅起摩跌。伎又絕倫。良久曲終而舞不已。喜乃咄曰。婦女風邪。喜忽起取戍將刀。眾謂酒狂。坐者悉皆驚走。遂斫三尼頭皆踣於地。血及數丈。戍將大驚。呼左右縛喜。喜笑曰。無草草也。徐舉三尼乃筇竹杖也。血乃向來所飲之酒耳。喜乃卻坐飲宴。別使人斷其頭釘兩耳柱上。皆無血汙身。卽坐於席上。酒巡到卽瀉入斷處。面色亦赤而口能歌舞。手復擊掌應節。及宴散其身。

自起就柱取頭安之。輒無癡痕。時時言人吉凶事。多是謎語。過後方悟。成都有人供養數日。喜忽不欲住。乃閉關畱之。喜卽入壁縫中。及牽之漸入。唯餘袈裟角。逡巡不見。來日見壁畫僧影。其狀如日色。隔日漸落。經七日空有墨迹。至八日墨迹已滅。有人早見喜已在彭州界。後終不知所之。

系曰。難陀之狀迹爲邪正邪。而自言得如幻三昧。與無厭足王同。此三昧者。卽諸佛之大定也。唯如幻見如幻。不可以言論分境界矣。四神通有如幻通。能轉變外事。故難陀警覺庸蜀之人多尙鬼道神仙。非此

三昧。不足以化難化之俗也。

唐壽州紫金山玄宗傳

釋玄宗。姓吳氏。永嘉人也。少時出塵。氣度寬裕。於本部永定山寶壽院。依常靜爲師。照得戒已。還諸方遊學。抵江陵謁朗禪師門。若真金之就冶焉。決了疑貳。復振錫他行。見紫金山悅可自心。畱行禪觀。此山先多虎暴。或噬行商。或傷樵子。避苛政者哭婦堪哀。從宗卜居。哮嘯絕迹。自邇入山者無憚矣。一日禪徒擁集。見一老父趨及座前。拜跪勤恪。宗問子何人耶。荅云。我本虎也。在此山中食啖眾生。因大師化此。冥迴。

我心得脫業軀。已生天道。故來報謝。折旋之頃。了無所見。以大曆二年。囑別門徒。溘然化矣。春秋八十六。二月入塔。立碑存焉。

唐袁州陽岐山廣敷傳

釋廣敷。俗姓鄭。南燕人也。少依京望大德思浩下。承乎法訓。登戒畢。遊嵩少。兩京遇神會禪師大明玄旨。至宜春陽岐山。挂錫。是中峯巒積翠。洞穴涉幽。芝菌之苗。參於草卉。敷終日瞑目。木食度辰。時有義冠羽帔。馭鶴驂鸞者。始則乍往倏來。後則登庵造膝。其仙客所到。必輕雲薄霧。隨步而至。擁從者天丁力士。令

遠去。對晤談論移晷。其後道化旣成。於貞元元年三月四日入滅。春秋九十一云。

系曰。神仙道異。談論豈同乎。通曰。昔小有真人能談空理。方諸山神仙建浮圖者。信崇佛道。止不削染。號在家菩薩。又雪山諸仙。善五明論求度者同也。然其相似道。必須甄簡。若西域二十諦中。五唯量五大。與釋氏法名同。所計天殊。良難區別哉。

唐鄧州烏牙山圓震傳

釋圓震。姓陳。中山人也。少警悟而尙學。入庠序。研究五經。倏遇雲遊沙門寓宵。其父爲州衙吏。酷有道心。

畱是僧供施。震禮奉其僧。聽其談道。頗覺入神。捨儒典。披釋經。頓辭所愛。往白磁山禮智幽爲師受教。後遇荷澤禪師得法。隱南陽烏牙山。先是山中多巨蛇。澤穴有毒龍。鄉人患之。及震居此。二物潛蹤。曾有一人形服且異。致拜乃曰。我在此已二百歲。今感無心之化。絕慮之修。吾曹冥感超昇。可非師之力歟。貞元六年終。享齡八十六。弟子奉全身入塔焉。

唐池州九華山化城寺地藏傳

釋地藏。姓金氏。新羅國王之支屬也。慈心而貌惡。頽悟天然。七尺成軀。頂聳奇骨。特高。才力可敵十夫。嘗

自誨曰六籍寰中。三清術內。唯第一義與方寸合。於時落髮。涉海捨舟而徒。振錫觀方。邂逅至池陽。覩九子山焉。心甚樂之。乃逕造其峯。得谷中之地。面陽而寬平。其土黑壤。其泉滑甘。巖棲礪汲。趣爾度日。藏嘗爲毒螫。端坐無念。俄有美婦人作禮饋藥云。小兒無知。願出泉以補過。言訖不見。視坐左右閒。潺潺然。時謂爲九子山神爲湧泉資用也。其山天寶中李白遊此。號爲九華焉。俗傳山神婦女也。其峯多冒雲霧。罕曾露頂歟。藏素願持四大部經。遂下山至南陵。有信士爲繕寫得以歸山。至德年初。有諸葛節率村父自

麓登高。深極無人。雲日鮮明。居唯藏孤。然閉目石室。其房有折足鼎。鼎中白土和少米烹而食之。羣老驚歎曰。和尚如斯苦行。我曹山下列居之咎耳。相與同構禪宇。不累載而成大伽藍。建中初。張公嚴典是邦。仰藏之高風。因移舊額。奏置寺焉。本國聞之。率以渡海相尋。其徒且多。無以資歲藏。乃發石得土。其色青白。不礪如麪。而供眾食。其眾請法以資神。不以食而養命。南方號爲枯槁眾。莫不宗仰。龍潭之側有白塹。斲取之無盡。以貞元十九年夏。忽召眾告別。罔知攸往。但聞山鳴石隕。扣鐘嘶嘖。加趺而滅。春秋九十九。

其屍坐於函中。泊三稔。開將入塔。顏貌如生。舉昇之。動骨節。若撼金鎖焉。乃立小浮圖於南臺。是藏宴坐之地也。時徵士右拾遺費冠卿序事存焉。大中中僧應物亦紀其德哉。

唐婺州金華山神暄傳

釋神暄。俗姓畱。建陽人也。幼而沈靜。非問不言。客遊婺女。入開元寺。志願出家焉。無何。本郡太守入寺訪其師。見暄。神彩朗練。太守善相人也。顧之數四。且曰。是子真出塵之器。異日承受深法。千眾圍遶。必超上果。非凡氣也。乃誦七佛俱胝神呪。昏曉不絕。納戒畢。

於金華山北洞。百家巖有石穴。暄居中止息。不構庵室。作露地頭陀。復無牀榻。然有神人吐紫色雲氣而高覆之。遐望冉冉猶獨柱觀焉。其神人時來問道。拱手白暄曰。赤松洞之東峯。有林泉卓異。師可居之否。暄隨請往。住數年。越多徵瑞。貞元二年。遇志賢禪師。問暄如此持誦。魔事必生。欲滅魔怨。須識身本。身本旣真。無魔無佛。豁然開悟。理事俱成。神呪功倍。元和八年。范敷中丞知仰。遣使賁乳香。羶罽器血施暄。並迴施現前大眾。次中書舍人王仲。請於大雲寺爲眾受菩薩戒。十二載。平昌孟簡尙書。白會稽甄請不赴。

八月俄迴舊山。人莫詳測。倏云示滅。春秋七十六。弟子建塔焉。一云暄在金華山北。多寒少陽。神人問曰。師須何物。曰。吾在山之陰。苦於凜冽。神曰。小事耳。至夜聞暄闐之聲。明旦見一小峯移矣。

唐澧州開元寺道行傳

釋道行。姓楊。桂陽人也。自生已來。神府聰利。肌體冰雪如也。年甫十二。心誓慕道。於南岳般若道場受學。於鐘陵求訣。自默證法。號自在三昧。由此布納蒲鞵。用資殘息而已。就澧陽西南伐木爲室。方丈而居。虎豹多伏於牀榻之間。後有賣材殖爲營堂宇。曾未浹

高僧傳三集卷二
旬。一皆周具。視之寂無人焉。始知鬼神捨材輸力也。太守苦召。居州治開元寺未久。元和十五年終。年六十九。焚舍利建塔焉。

唐徐州安豐山懷空傳

釋懷空。姓梁氏。閬州人也。幼適本州耆闍山廣福院。削染得戒之後。遊方慕學。於大寂禪法。洗然明暢。後至彭城安豐山。挂錫宴默。不數載。閒成大伽藍。嘗有一僧乘空而至。遶垣墻不息。或躡蓮華。或時履地。人或瞻覩。數日之後。禮辭空。且曰。我三五稔。卻來依附。言訖不見。空以興元元年滅度。春秋八十八。長慶元

年二月方遷入塔云。

唐洛京慧林寺圓觀傳

釋圓觀。不知何許人也。居於洛宅。率性疎簡。或勤梵學而好治生。獲田園之利。時謂之空門猗頓也。此外施爲絕異。且通音律。大曆末。與李源爲忘形之友。源父愷居守。天寶末。陷於賊中。遂將家業捨入洛城北慧林寺。卽愷之別墅也。以爲公用無盡財也。但日給一器。隨僧眾飲食而已。如此三年。源好服食。忽約觀遊蜀青城峩眉等山洞求藥。觀欲遊長安。由斜谷路。李欲自荆入峽。爭此二途。半年未決。李曰。吾已不事。

高僧傳三集卷二
旬。一皆周具。視之寂無人焉。始知鬼神捨材輸力也。
太守苦召。居州治。開元寺未久。元和十五年終。年六
十九。焚舍利建塔焉。

唐徐州安豐山懷空傳

釋懷空。姓梁氏。閬州人也。幼適本州耆闍山廣福院。
削染得戒之後。遊方慕學。於大寂禪法。洗然明暢。後
至彭城安豐山。挂錫宴默。不數載。閒成大伽藍。嘗有
一僧乘空而至。遶垣墻不息。或躡蓮華。或時履地。人
或瞻覩。數日之後。禮辭空。且曰。我三五稔。卻來依附。
言訖不見。空以興元元年滅度。春秋八十八。長慶元

年二月方遷入塔云。

唐洛京慧林寺圓觀傳

釋圓觀。不知何許人也。居於洛宅。率性疎簡。或勤梵學而好治生。獲田園之利。時謂之空門猗頓也。此外施爲絕異。且通音律。大曆末。與李源爲忘形之友。源父愷居守。天寶末。陷於賊中。遂將家業捨入洛城北慧林寺。卽愷之別墅也。以爲公用無盡財也。但日給一器。隨僧眾飲食而已。如此三年。源好服食。忽約觀遊蜀青城峩眉等山洞求藥。觀欲遊長安。由斜谷路。李欲自荆入峽。爭此二途。半年未決。李曰。吾已不事。

王侯行不願厯兩京道矣。觀曰：行無固必，請從子命。遂自荆上峽行，次南浦，泊舟見數婦女，條達錦璫，負罍而汲，觀俛首而泣曰：某不欲經此者，恐見此婦人也。李曰：自上峽來，此徒不少。奚獨泣爲？觀曰：其孕婦王氏者，是某託身之所也。已逾三載，尙未解挽。唯以吾未來故，今旣見矣，命有所歸。釋氏所謂循環者也。請君用符呪，遣其速生。且少畱行舟，葬吾山谷。其家浴兒時，亦望君訪臨。若相顧一笑，是識認君也。後十二年，當中秋月夜，專於錢塘天竺寺外，乃是與君相見之期也。李追悔此之一行，致觀到此，哀慟殆絕。召

孕婦告以其事。婦人喜躍還。頃之親族畢集。以枯魚
濁酒饋於水濱。李往授符水。觀具其沐浴。新其衣裝。
觀其死矣。孕婦生焉。李三日往看新兒。襁抱就明果
致一笑。李泣具告王氏。王氏厚葬觀。明日李迴棹歸
慧林寺。詢問弟子方知已理命矣。李常念杭州之約。
至期到天竺山寺。其夜桂魄皎然。忽聞葛洪井畔有
牧童歌竹枝者。乘牛扣角。雙髻短衣。徐至寺前。乃觀
也。李趨拜曰。觀公健否。曰。李公真信士。我與君殊途。
慎勿相近。君俗緣未盡。但且勤修。不墮。卽遂相見。李
無由序語。望之潛然。觀又歌竹枝。杳裊前去。詞切調

高莫知所謂。歎曰。真得道之僧也。咫尺懸隔。聖凡路殊。諒有之乎。初源忿父遇害賊庭。時方八歲。爲羣賊所虜。流浪南北。展轉人家。凡六七年。歸於近親。代宗聞之。授河府掾。源遂絕酒肉。不婚娶。不役童僕。常依慧林寺。寓一室。隨僧齋食。先命穴其野。以備終制。時時往眠其間。至於榮辱是非。一皆均等也。時相國李公德裕表薦之。遂授諫議大夫。於時源已年八十餘矣。抗表不起。二年而卒。長慶二年也。

系曰。圓觀未死。先寄胎者。聞必不信。何耶。違諸聖教也。嘗聞閩尼多許。族姓家婦女爲兒。云便來也。及終

有以朱題髀。當日有家生子。身有赤文。便來二字焉。此類亦多。莊子所謂曲士不可與語道者。束於教也。其或竺乾異計。有教未來。佛或別會。曾談見有我宗。自許若然者。未可定執已行之教矣。其如觀也。果證高深。同智論中多種不思議也。心思言議千里難追矣。

唐江州廬山五老峯法藏傳

釋法藏。俗姓周氏。南康人也。穉齡爽俊。始研尋史籍。而於醫方明。得其工巧。同支法存之妙用焉。有門僧臥疾。幾云不救。藏切脉處方。信宿平復。其僧多接談。

立。自爾萌出塵之意。年已長矣。懇辭親投。本郡平田山寶積院。從願師下受教。納戒後。遊謁大寂禪師。言喻若石之投水。翛然北下廬山。登五老峯。愛其靈異。獨止寒林。采橡栗。掬溪澗。聊延形氣而止。數年有二仙乘雲而來。終日談論。或畱宵宿。或經月不來。或繼日而至。他人有見者。旁說不同。及乎學僧臻萃。全無蹤跡。又一日告辭藏云。且歸山去。師當好住。由是道且馨香。檀越共營一院。寶曆中示滅。年八十二。其年三月四日入塔云。

系曰。藏隱五老峯時。二仙來終日談論者何。通曰。昔

劉向輯列仙云。若干人見於內典歟。又裴周桐栢三真人弟子。各半學佛法。可非來問道乎。詩中草蟲之應阜螽同也。

唐洛陽香山寺鑑空傳

釋鑑空。俗姓齊。吳郡人也。少小苦貧。雖勤於學。而寡記持。壯歲爲詩不多。靡麗常困。遊吳楚間。已四五年矣。干謁侯伯。所潤無幾。錢或盈貫。則必病生。用罄方差。元和初。遊錢塘。屬其荒儉。乃議求餐於天竺寺。至孤山寺西。餒甚不前。因臨流雪涕。悲吟數聲。俄有梵僧臨流而坐。顧空笑曰。法師秀才。旅遊滋味足未。空

曰。旅遊滋味則已足矣。法師之呼。一何乖謬。蓋以空未爲僧時。名君房也。梵僧曰。子不憶講法華經於同德寺乎。空曰。生身已四十五歲矣。盤桓吳楚閒。未嘗涉京口。又何洛中之說。僧曰。子應爲飢火所燒。不暇憶故事。遂探囊出一棗。大如拳許。曰。此吾國所產食之者。上智知過去未來事。下智止於知前生事耳。空飢極。食棗掬泉飲之。忽欠呻枕石而寢。頃刻乃悟。憶講經於同德寺。如昨日焉。因增涕泣。問僧曰。震和尚安在。曰。專精未至。再爲蜀僧矣。今則斷攀緣也。神上人安在。曰。前願未滿。悟法師焉在。曰。豈不記香山石。

像前戲發大願乎。若不證無上菩提。必願爲赳赳貴臣。昨聞已得大將軍矣。當時雲水五人。唯吾得解脫。獨汝爲凍餒之士也。空泣曰。某四十許年。日唯一餐。三十餘年。擁一褐。浮俗之事。決斷根源。何期福不完乎。坐於飢凍。僧曰。由師子座上。廣說異端。使學空之。人心生疑惑。戒珠曾缺。羶氣微存。聲渾響清。終不可致。質樸影曲。報應宜然。空曰。爲之奈何。僧曰。今日之事。吾無計矣。他生之事。警於吾子焉。乃探鉢囊。取一鑑。背面皆瑩徹。謂空曰。要知貴賤之分。脩短之期。佛法興替。吾道盛衰。宜一鑒焉。空覽照久之。謝曰。報應

之事榮枯之理。謹知之矣。僧收鑑入囊。遂挈而去。行十餘步。旋失所在。空是夕投靈隱寺出家。受具足戒。後周遊名山。愈高苦節。大和元年。詣洛陽。於龍門天竺寺。遇河東柳瑄。親說厥由。向瑄。瑄聞空之說。事皆不常。且甚奇之。空曰。我生世七十有七。僧臘三十二。持鉢乞食。尙九年在世。吾捨世之日。佛法其衰乎。瑄詰之。默然無荅。乃索瑄筆硯。題數行於經藏北垣而去。曰。興一沙。衰恆河沙。兔而罟。犬而拏。牛虎相交。與角牙。寶檀終不滅其華。

系曰。食梵僧之棗。而知宿命者。與茹雪山之藥。解諸

國言音同也。覽鑑而知吉凶者。與窺圖澄塗麻掌同也。食棗臨鑑豈偶然耶。非常人之遇也。其空公題識而荅塞柳珵之問。驗在會昌之毀教矣。時武宗勒僧尼反俗。計二十萬七千餘人。圻寺并蘭若共四萬七千有奇。故云興一沙。衰恆河沙。兔在罝。犬仍拏。言殘害之甚。乙丑毀法。丙寅厭代。佛法喻寶檀之樹。終不絕其華。藹芬馥。故云也。苟非異人。何以藏往考來之若是乎。

唐廣州羅浮山道行傳

釋道行。姓梅氏。會稽人也。父爲越州衙吏。行弱齡知

書比成造秀。有僧分衛。行接之談道。頗精禪觀。遂求出家。至四明山保壽院智幽所。稟訓進修。拾薪汲水。後遊南岳。聞江西大寂道化。往親附焉。思養聖胎。見羅浮奇異。高三千丈。有七十石室。七十二長溪。仙人仙禽玉樹朱草生於上。半入海中。行居於石室默爾安禪。然或山精水怪。往往驚鳴。行視之蔑如也。有老人容貌端正。衣冠華楚。再拜稽顙云。我居此中僅二百載。今因師住。冥感匪躬。逍遙脫苦。歸人趣受樂矣。其感物多此類也。寶曆九載疾終。春秋九十五。其年九月十八日入塔焉。

唐潞州普滿傳

釋普滿者。未知何許人也。於汾晉閒。所爲率意。不拘僧體。或歌或哭。莫喻其旨。以言斥事。往必有徵。故時人以強練萬迴待之。或入稽胡。激勸修善。至有罷弋獵者。建中初。於潞州佛舍中。題詩數篇而亡去。所記者。云此水連涇水。雙朱血滿川。青牛將赤虎。還號太平年。題後人莫能知。至朱泚爲涇源。叛徒推擁。駕幸奉天。於時天下徵兵。關輔賊據。圍逼連戰。人方解悟。此水者。泚也。涇水者。涇州來兵始亂也。雙朱。泚與洎也。青牛者。興元元年乙丑。乙木青也。丑牛也。其年改

元貞元至二年丙寅丙火赤也寅虎也至是賊始平故曰還號太平年也。

唐江陵府些些傳

食油師

釋些些師又名青者蓋是不與人交狎口自言些些故號之矣德宗朝於渚宮遊衣服零落狀極憨癡而善歌河滿子縱肆所爲故無定檢嘗遇醉伍伯伯於塗中辱之抑令唱歌些便揚音揭調詞中皆訐伍伯從前陰私惡迹人所未聞事伍伯慙惶旁聽之者知是聖僧拜跪悔過焉貞元初多入市肆聚羣小隨逐楚人以興笑本矣後不測其終次有僧憨狂遊行無

度。每斷中唯食麻油幾升。如見巨器盛施之。則喜。荆渚一家。特召啜麻膏。是日又在湖南齋。分身應供。號食油師焉。

系曰。些之聲爲商。爲羽耶。通曰。傳家采錄其例有二。一則按文不音。二則口授知韻。今得些者。按文也。若楚詞聲餘。則蘇箇切也。若山東言少。則寫邪切焉。此師荆楚閒事也。其二音以聽來教。些名同鳥獸之自呼也。

唐吳郡義師傳

証智薦福寺老僧

釋義師者。不知何許人也。狀類風狂。語言倒亂。貞元

初巡吳苑乞丐。事多先覺。人以此疑之。市肆中百姓屋數間。義師輒操斧斫劑其簷。禁之不止。其人素知其神異。禮白之曰。弟子藉此生活。無壞我屋。迴顧曰。汝惜乎。投斧而去。其夜市火連延而燎。唯所截簷屋數間存焉。好止廢寺中。無冬夏。常積聚壞旛蓋木佛像。悉代薪炭。又於煨火燒炙鯉魚。而多跳躍。灰坌彌漫。撫掌大笑。不具匕筯而食。面垢不醜。醜之輒陰雨。吳人以爲占候。及將死也。飲灰汁數十斛。乃念佛而坐。士庶觀之。滿七日而死。時盛暑。色不變。支不摧。百姓昇出郊外焚之。又京兆安國寺僧事迹不常。熟地

而燒木佛。所言人事必無虛發。此亦不測之僧也。復次京師永壽寺釋証智。不詳生族。貞元中於京寺多發神異。而眾罔知。或書在張瀆蘭若治田。夜歸寺中。其蘭若在漢陰金州。相距京甸七百里焉。時號智禪師。比之長足安法雲公也。皆能致遠於瞬息間。道家謂之縮地脉。而能陟遐矣。若於色塵作神變。唯遠而近也。次薦福寺老僧。專務誦持。罕有閒缺。言未兆事來如目擊。大和初。相國韋公處厚好重空門。逐月別召名德僧食。老僧見韋新登庸曰。大奇。相公得如此好滅度處。人皆不喻。後因奏對。於文宗御前疾作僵。

什殿階及扶舁出殿前。氣已絕矣。方驗老僧言。死在內殿中。故云好滅度處。卽開成中也。後不知其終。

唐唐州雲秀山神鑒傳

釋神鑒。姓韓氏。潯陽人也。穉歲淳靜而不襍羣童。父爲齊安掾。且歸心釋氏。嘗於廨署陳像設。命僧徒讚唄揚音。法樂俱作。鑒則喜色盈顏。隨僧不捨。求願出家。父母無計阻之。潛投東林寺貞素律師下修學。後講通大涅槃經義。乃南格豫章參大寂禪師。續於懷安西北山居焉。是山先是猛獸。旁午率多作害。從鑒居之。虎災弭息。遠近稱之。忽有戴平幘男子。望法座

致禮勤重。倏爾無蹤。七日後有冠裳宛異者。於方丈前升空。宣言曰。此大師者。真法寶也。開人天眼目。故來報之。其徒聞見。知鑒道高。會昌四年入滅。八月十五日藏之於塔。凡得道之人。地神報空神。展轉至於有頂。於斯見矣。

唐天台山國清寺清觀傳

外物

釋清觀。字明中。臨海人也。姓屈氏。初誕彌。手足指間有幕蹠。屬相著焉。佛經所謂網漫相也。迨爲童孺。神俊挺然。乃有出塵之志。遂詣國清寺。投元璋律師。執侍瓶鉢。非父母不沮之。若迦樓羅鳥。啄幾萬重圍矣。

年十八。納形俱法。良由善根深植。悟解天然。台嶺敎文。洞明三觀。兼得深定。神異通感。皆莫我知。少覽百家。彌通三敎。仍善屬文。長於詩筆。凡其邦伯。輜軒。皆響風造謁。觀則持重。若嚴君焉。見則畏伏。祇就几杖。以待貴士。或施財寶。皆迴入常住。罄無私畜。或曰。貴人所施。皆充別施。何不已用耶。對曰。恨未能捨頭目。況世財乎。大中初。天下寺刹中興。觀入京。請大鐘歸寺。鳴擊。并重懸敕額。則集賢院學士柳公權書題也。柳復有詩序送其東歸。復請藏經歸寺。大中癸酉。江表荐饑。殍踣相望。觀遂併糧食施之。又山僧物外。度

荒自入室禪定。謂弟子曰。汝如不死。至禾黍熟時。當以磬引我出。果如其言。明歲方從定起矣。一旦溪南人命觀齋食。可去寺二十里餘。其夜溪澗泛溢。無人可渡。謂觀不來。頃刻而至。且無淹濕。作用可知也。人皆異之。遠近瞻禮。日別盈滿。喧擾可厭。乃逃往翠屏山。蘭若獨棲。續天台山眾列。請爲僧正。乃佯狂隱晦。州牧杜雄遂奏。昭宗宣賜紫衣。觀聞之。若愁思不樂。後無疾而終焉。

唐洪州黃蘗山希運傳

釋希運。閩人也。年及就傅。鄉校推其慧利。乃割愛投

高安黃蘗山寺出家。迨成長也。身量減王商裁一尺所。額閒隆起。號爲肉珠。然倜儻不羈。人莫輕測。而乃觀方入天台。偶逢一僧偕行。言笑自若。運竊窺之。其目時閃爍。爛然射人。相比而行。截路巨礫泛泛湧溢。如是捐笠倚杖而止。其僧督運渡去。乃強激發之曰。師要渡白渡。言訖。其僧褰衣躡波。若履平陸。曾無沾濕。已到他岸矣。迴顧招手曰。渡來。運戟手呵曰。咄。自了漢。早知必斫汝脛。其僧歎曰。真大乘法器。我所不及。縱能傷我。只取辱焉。少頃不見。運慊怍自失。及薄遊京闕。分衛及一家門屏樹之後。聞一姥曰。太無厭。

乎。運曰：主不恩賓，何無厭之有？姥召入施食，訖。姥曰：五障之身，忝嘗禮惠忠國師來，勸師可往尋百丈山禪師，所惜巍巍乎堂堂乎，真大乘器也。運念受二過，記荊攸同，乃還洪井，見海禪師，開了心趣，聲價彌高。尋命居黃蘗精舍，昇平相裴公休欽重躬謁，有詩贈焉。曾傳達士心中印，額有圓珠七尺身。挂錫十年棲蜀水，浮盃今日渡漳濱。一千龍象隨高步，萬里香華結勝因。願欲事師爲弟子，不知將法付何人。則裴相得法出運之門，以大中中終於所住寺，敕謚斷際神師，塔名廣業。語錄而行於世。

高僧傳三集卷第二十終

音釋

曄域輒切蔑亡結切懞懞尺養切怳怳吁往穗徐醉切

也玳玳徒耐切瑁瑁龜屬皖胡板切瞠丑庚切玦居穴切

也珮珮瑟切櫛比器也踣弼力切謎迷計切湍口合切塿

常演切挽無遠切餒於僞切藹爲詭切醕音悔

也幘側革切斲側略切斲燕巾也斲斲也

高僧傳三集卷第二十一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寧等

奉敕撰

感通篇第六之四

正傳十八人
附見三人

唐五臺山法華院神英傳

釋神英。罔知姓氏。滄州人也。宿緣悟道。卅歲從師。諷誦精勤。日夜匪懈。年當應法。受具後。乃杖錫萍遊。尋訪知識。早通玄話。兼擅論經。相次參神會禪師。謂英曰。汝於五臺山有緣。速宜往彼瞻禮。文殊兼訪遺跡。旣承指授。以開元四年六月中旬到山。瞻禮於僧廚。

止泊。一日食畢遊於西林。忽見一院。題曰法華。英遂入中。見多寶塔一座。曄曄繁華如法華經說同也。其四門玉石功德。細妙光彩。神工罕測。後面有護國仁王樓。上有玉石文殊普賢之像。前有三門。一十三間。內門兩畔有行宮道場。是文殊普賢儀仗。三門外狀臺山十寺。杳然物外。觀瞻浩蕩。神情恍惚。英試出院。又見眾僧。且非恆所見者。而多詭異。疑慮未決。遂出門東行。可三十步。忽聞閉戶鏗然。迴目視之。了無一物。英乃悲泣曰。此大聖警悟我邪。於此地必有緣矣。遂於髣髴多寶塔處。結庵而止。乃發願曰。我依化院。

建置一所住持。日居月諸。信施如林。歸依者眾。遂召工匠有高價者。誓不酬之。乃於易州千里取乎玉石。用造功德。細妙光瑩。功侔所見。其壁乃王府友吳道子之跡。六法絕妙。爲世所尙。此院前後工畢。因號法華耳。英說法住持。其齊整若翦裁焉。後無疾。召門人囑付而終。春秋七十五。今墳塔存焉。

唐五臺山華嚴寺牛雲傳

釋牛雲。俗姓趙。鴈門人也。童蒙之歲。有似神不足。遣入鄉校。終日不知一字。惟見僧尼合掌。有畏憚之貌。年甫十二。二親送往五臺華嚴寺。善住閣院出家。禮

淨覺爲師。每令負薪汲水。時眾輕其朴鈍。多以謔浪歸之。年滿受具。益難誦習。及年三十有六。乃言曰。我聞臺上恆有文殊現形。我今跣足而去。儻見文殊。惟求聰明學誦經法耳。時冒寒雪。情無退屈。至東臺頂。見一老人然火而坐。雲問曰。如此雪寒。從何而來。老人曰。吾從川下來。雲曰。從何道上。何無屨跡。曰。吾雪前來。老人卻問雲曰。有何心願。犯雪徒跣而至。豈不苦也。雲曰。吾雖爲僧。自恨昏鈍。不能誦念經法。此來欲求見文殊。只乞聰明果報。老人曰。奇哉。又曰。此處不見文殊。更欲何之。雲曰。欲上北臺去。老人曰。吾意

亦然。曰請師先行。雲乃遊徧臺頂告別。老人自西而去。薄暮方到北臺。又見老人然火而坐。頗爲驚怪。問曰。適於東臺相別。爲何先至。老人曰。師不知要路。所以來遲。雲雖承此語。心乃猶豫。只此老人莫應文殊也。雲乃鳴足禮拜。老人曰。吾俗人也。不應作禮。唯貪設禮情。屬不移。良久老人云。休禮。候吾入定。觀汝前身。作何行業而昏鈍也。老人閉目。倏爾開顏。語雲曰。汝前生爲牛來。因載藏經。今得爲僧而闇鈍耳。汝於龍堂邊取一鑊來。與汝斲卻心頭淤肉。卽明快也。雲遂得鑊度與。老人曰。汝但閉目候吾教開。卽開。因閉

目次。有似當心施鑊。身無痛苦。心乃豁然。似閻室立於明燈。巨夜懸於圓月也。雲開目。乃見老人現文殊像。語雲曰。汝自後誦念經法。厯耳無忘。又於華嚴寺澗東院大有因緣。無得退轉。雲乃行悲行泣。接足而禮。未舉頭頃。不見菩薩矣。雲後下山四支無損。凡曰經典。目所一覽。輒誦於口。明年夏五月。遶育王塔行道念經。至更初。乃見一道直光。從北臺頂連瑞塔基。久而不散。於光明中現寶閣一所。前有金牌。題云善住。雲憶菩薩授記之言。依光中所現之閣。而建置焉。道化施行。人咸貴重。於開元二十三年無疾而終。俗

齡六十三。法臘四十四矣。雲名亡上字。承文殊記。識本迹爲牛。故時號之焉。

唐五臺山清涼寺道義傳

釋道義。江東衢州人也。開元中至臺山。於清涼寺粥院居止。典座普請運柴負重登高。頗有難色。義將竹鞋一緹。轉買人荷擔。因披三事納衣。東北而行。可五里來。於梭伽山下逢一老僧。其貌古陋。引一童子名字覺一。老僧前行。童子呼請義東邊寺內啜茶去。乃相隨入寺。徧禮諸院。見大閣三層。上下九間。總如金色閃爍其目。老僧令遣義早還所止。山寒難住。唯諾

辭出寺行及百步。迴顧唯是山林。乃知化寺也。卻回
長安。大曆元載具此事由。奏寶應元聖文武皇帝。蒙
敕置金閣寺。宣十節度助緣。遂召蓋造都料一僧名
純陀。爲度土木。造金閣一寺。陀元是西域那爛陀寺
喜鵲院僧。寺成後。敕賜不空三藏焉。義不測其終。

唐五臺山竹林寺法照傳

釋法照。不知何許人也。大曆二年。棲止衡州雲峯寺。
勤修不懈。於僧堂內粥鉢中。忽覩五彩祥雲。雲內現
山寺。寺之東北五十里已來。有山。山下有澗。澗北有
石門。入可五里。有寺。金榜題云大聖竹林寺。雖目擊

分明。而心懷隕穫。他日齋時。還於鉢中五色雲內。現其五臺諸寺。盡是金地。無有山林穢惡。純是池臺樓觀。眾寶莊嚴。文殊一萬聖眾。而處其中。又現諸佛淨國。食畢方滅。心疑未決。歸院問僧。還有曾遊五臺山已否。時有嘉延曇暉二師言。曾到。言與鉢內所見。一皆符合。然尙未得臺山消息。暨四年夏。於衡州湖東寺內。有高樓臺。九旬起五會念佛道場。六月二日未時。遙見祥雲彌覆臺寺。雲中有諸樓閣。閣中有數梵僧。各長丈許。執錫行道。衡州舉郭咸見彌陀佛與文殊普賢一萬菩薩俱在此會。其身高大。見之者皆深

泣血設禮。至西方滅。照其日晚於道場外遇一老人告照云。師先發願往金色世界奉覲大聖。今何不去。照怪而荅曰。時難路艱。何可往也。老人言。但亟去。道路固無畱難。言訖不見。照驚入道場。重發誠願。夏滿約往前。任是火聚冰河。終無退衄。至八月十三日。於南嶽與同志數人惠然肯來。果無沮礙。則五年四月五日到五臺縣。遙見佛光寺南。數道白光。六日到佛光寺。果如鉢中所見。略無差脫。其夜四更見一道光從北山下來射照。照忙入堂內。乃問眾云。此何祥也。吉凶焉在。有僧荅言。此大聖不思議光。常荅有緣。照

聞已卽具威儀。尋光至寺東北五十里。閼果有山。山下有澗。澗北有一石門。見二青衣。可年八九歲。顏貌端正。立於門首。一稱善財。二曰難陀。相見歡喜。問訊設禮。引照入門。向北行五里已來。見一金門樓。漸至門所。乃是一寺。寺前有大金榜。題曰大聖竹林寺。一如鉢中所見者。方圓可二十里。一百二十院皆有寶塔莊嚴。其地純是黃金。流渠華樹充滿其中。照入寺至講堂中。見文殊在西。普賢在東。各據師子之座。說法之音。歷歷可聽。文殊左右菩薩萬餘。普賢亦無數菩薩圍繞。照至二賢前。作禮問言。末代凡夫去聖時。

遙知識轉劣。垢障尤深。佛性無由顯現。佛法浩瀚。未
審修行於何法門。最爲其要。唯願大聖斷我疑網。文
殊報言。汝今念佛。今正是時。諸修行門。無過念佛。供
養三寶。福慧雙修。此之二門。最爲徑要。所以者何。我
於過去劫中。因觀佛故。因念佛故。因供養故。今得一
切種智。是故一切諸法。般若波羅蜜甚深禪定。乃至
諸佛。皆從念佛而生。故知念佛諸法之王。汝當常念
無上法王。令無休息。照又問當云何念。文殊言。此世
界西有阿彌陀佛。彼佛願力不可思議。汝當繼念。令
無間斷。命終之後。決定往生。永不退轉。說是語已。時

二大聖各舒金手摩照頂。爲授記別汝已念佛故不
久證無上正等菩提。若善男女等願疾成佛者。無過
念佛。則能速證無上菩提。語已。時二大聖互說伽陀。
照聞已。歡喜踊躍。疑網悉除。又更作禮。禮已合掌。文
殊言。汝可往詣諸菩薩院。次第巡禮。授教已。次第瞻
禮。遂至七寶果園。其果纔熟。其大如盃。便取食之。食
已。身意泰然。造大聖前作禮辭退。還見二青衣送至
門外。禮已。舉頭遂失所在。倍增悲感。乃立石記。至今
存焉。復至四月八日。於華嚴寺西樓下安止。泊十三
日。照與五十餘僧同往金剛窟。到無著見大聖處。虔

心禮三十五佛名。照禮纔十徧。忽見其處廣博嚴淨。瑠璃宮殿。文殊普賢一萬菩薩及佛陀波利。居在一處。照見已。惟白慶喜。隨眾歸寺。其夜三更。於華嚴院西樓上。忽見寺東山半有五聖燈。其大方尺餘。照呪言請分百燈歸一畔。便分如願。重謂分爲千炬。言訖便分千數。行行相對徧於山半。又更獨詣金剛窟所。願見大聖。三更盡到。見梵僧稱是佛陀波利。引之入聖寺。語在覺救傳。至十二月初。遂於華嚴寺華嚴院入念佛道場。絕粒要期。誓生淨土。至於七月初夜。正念佛時。又見一梵僧入乎道場。告云。汝所見臺山境。

界何故不說。言訖不見。照疑此僧亦擬不說。翌日申時。正念誦次。又見一梵僧。年可八十。乃言。照曰。師所見臺山靈異。胡不流布。普示眾生。令使見聞。發菩提心。獲大利樂乎。照曰。實無心祕蔽聖道。恐生疑謗。故所以不說。僧云。大聖文殊。見在此山。尙招人謗。況汝所見境界。但使眾生見聞之者。發菩提心。作毒鼓緣耳。照聞斯語。便隨憶念錄之。時江東釋慧從。以大曆六年正月內。與華嚴寺崇暉明謙等三十餘人。隨照至金剛窟所。親示般若院立石標記。於時徒眾誠心瞻仰。悲喜未已。遂聞鐘聲。其音雅亮。節解分明。眾皆

聞之驚異尤甚。驗乎所見不虛。故書於屋壁。普使見聞同發勝心。共期佛慧。自後照又依所見化竹林寺。題額處建寺一區。莊嚴精麗。便號竹林焉。又大曆十二年九月十三日。照與弟子八人於東臺觀白光數四次。有異雲靉靄。雲開見五色通身光。光內有圓光紅色。文殊乘青毛師子。眾皆明見。乃霏微下雪。及五色圓光徧於山谷。其同見弟子純一。惟秀歸政智遠。沙彌惟英。優婆塞張希俊等。照後篤鞏其心。修鍊無曠。不知其終。絳州兵掾王士詹述聖寺記云。

系曰。佛成就三身。必居三土。顯正依報莊嚴故。菩薩

未霑國土。名但云住處。修淨佛國。因隨生佛家故。華嚴經有菩薩住處品焉。經云。唯佛一人居淨土。此下不僭上也。若八字陀羅尼經云。文殊大願力。與佛同境界。境界淨。則說法淨。則三土義齊也。問諸經中。佛住王舍城等。可非住處邪。通曰。此義同名別。或可上得兼下也。又如兜率宮院。是補處淨域。寶陀落清涼支提等山。皆是菩薩淨識所變刹土也。若然者。淨土與住處。義同名異耳。如法照入竹林聖寺。見文殊淨境也。諸於山嶺。見老人童子等。則穢土見聖人。

唐清涼山祕魔巖常遇傳

釋常遇。俗姓陰。范陽人也。出家於燕北安集寺。襟懷灑落。道貌清奇。晦跡林泉。避脫聲利。大中四年。杖錫離燕。孤征朔雪。祁亘千里。徑涉五峯。詣華嚴寺菩薩堂。矚文殊睟容。施右手中指。沃以香膏。爇以星燄。光騰半日。怡顏宛然。次徧遊聖境。終始兩朞。其所覩祥瑞。不可勝紀。後至西臺。遇古聖跡。曰祕魔巖。乃文殊降龍之處也。遇稽首之際。忽見輕雲金光。爛爛駭目。漸分雉堞方勢。如城。咸曰。金色世界也。化事畢。復問其處。僧曰。是地古德嘗止。國贈金光照大師。名節孤峻。神異不測。載錄圖記。人具爾瞻。遇悲喜交感。久而

不已。始結茅茲地。滌慮澄神。入三摩呬多四十九日。
鳥排華雨。人萃香雲。揚袂摳衣。歸依若市。乃勅興佛
廟僧宇。十有七年不下山頂。日以九會襍華五部等
法。翫味精課。不遺寸陰。覺聖力潛通。道出凡境。事或
禮問。他見莫尋。士嚮庶歸。克念如聖。洎懿皇運末。遇
易舊規。或拊掌大哈。或擊石異語。類不輕之海記。同
楚客之佯狂。及禍發中原。寇盜交騁。夷撤宮壺。鑾輅
蒙塵。因省師言。其若合契矣。時屬河東武皇。遙嚮真
德。就山致信。迨文德元年夏四月。命憲州刺史馬師
素傳意邀請。遇曰。浮世之寵辱。我何累哉。堅拒遠徵。

確乎不拔。以其年七月十八日。召門弟子曰。爾可檢護戒足。好住餘生。吾與汝決矣。言訖儼然蟬蛻。俗歲七十二。僧夏五十一。門人太文等哀慟哽絕。龍紀初祀。四月十八日。闍維。獲舍利羅凡數十粒。文公堅貯孝思。旌建靈塔。銜哀出入。投詣天府。武皇賄贈加等。文武崇烈。及嵐憲等州牧守。例刻清俸。俾助良因。建乎墳塔。卽以九月二十五日。封窆基墜也。

唐成都府永安傳

釋永安。眉州洪雅人也。身裁幺麼。面色黧黧。言音鄙惡。而識量寬舒。大抵不可貲也。大中八年三月中。詣

成都云造謁府帥白公敏中。請奏寺額。以其足跋肩輿而至。人皆未嘗見其登園而旋溺也。故時呼爲無漏師。安置聖壽寺中。且十日。白中令俾差僧五六晝夜互守之。而伺察焉。內外飲食亦略同常人。而無解衣去二行之意。詳其十辰之積。便旋何所。畢不可知。司徒白公奏額到日。便辭歸眉郡。判官盧求見之。謂爲小沙彌耳。人云此師年已八十餘矣。

系曰。蜀人謂安公爲無漏師者非也。夫斷煩惱不復隨增。故永無種習。乃稱之無漏。今以飲食之餘歸於九孔。安公止二竅不流耳。瑜伽云。無內逼惱分也。然

高僧傳三集卷二十一
其位次忍住難知。啜茹如常。何緣不流二竅。觀夫對法論中。有清淨依止住食。示現依止住食二種。則羅漢菩薩佛也。若然者。安公是示現依止住食。雖食不食。滓穢奚生。必也正名以召其體哉。

唐衢州靈石寺慧聞傳

釋慧聞。信安人也。多勸勉檀那。以福業爲最。常言未預聖位。於五道中流轉。非福何憑。嘗於澱江鑄丈八金身像。州未聽許。銅何從致。且曰。待大施主。居無何。有清溪縣夫妻二人。將嫁資。鑑來捨。聞爲誓呪之曰。此鑑鼓鑄。若當佛心前。乃是夫妻發心之至也。迨脫

摹露像。果然鑑當佛心。曾閒矣。又嘗往豫章勸化。獲黃金數鎰。俄遇賊劫掠。事急。遂投金水中。曰。慮損君子福田。請自撈撓。捨聞。聞去。賊徒泳水求之。不得。及聞到州。金冥然已在其院中。若役人用匠。不避譏嫌。得物。見多自提魚貫。彘肩飼工人焉。又山路虎豹。聞或逢之。將杖叩其腦曰。汝勿害人。吾造功德。何不入緣。明日虎銜野豬。投聞前。弭尾而去。凡舉事皆成。歸信如流。率多奇異焉。

唐朔方靈武下院無漏傳

釋無漏。姓金氏。新羅國王第三子也。本土以其地居

嫡長將立儲副。而漏幼慕延陵之讓。故願爲釋迦法王子耳。遂逃附海艦。達於華土。欲遊五竺禮佛入塔。旣度沙漠。涉于闐已西。至葱嶺之墟。入大伽藍。其中比丘皆不測之僧也。問漏攸往之意。未有奇節。而詣天竺。僧曰。舊記無名。未可輒去。此有毒龍池。可入。以化。如其有驗。方利涉也。漏依請登池岸。唯見一胡牀。乃據而坐。至夜將艾。霆雷交作。其怪物吐氣。逢教。種種變現。眩曜無恆。漏瞑目不搖。譬如建木挺拔。豈微風可能傾動邪。持久。乃有巨蛇。驤首於膝上。漏悲憫之極。爲受三歸而去。復作老人形來致謝曰。蒙師度

脫義無久居。吾三日後捨鱗介苦依。得生勝處。此去南有磐石。是弟子捨形之所。亦望閑預相尋遺骸可矣。後見長偉而天矯。僵於石上歟。寺僧咸默許之。又曰。必須願往天竺者。此有觀音聖像。禱無虛應。可祈告之。得吉祥兆。可去勿疑。漏乃立於像前。入於禪定。如是度四十九日。身嬰虛腫。略無傾倚。旋有鼠兒猶彈丸許。咋左脛。潰黃色薄膿。可累斗而愈。漏限滿獲應。羣僧語之曰。觀師化緣合在唐土。心存化物所利滋多。足倦遊方。空加聞見。不可強化師所知乎。漏意其賢聖之言。必無唐發。如是卻迴。臨行謂漏曰。逢蘭

卽住。所還之路。山名賀蘭。乃馮前記。遂入其中。得白草谷。結茅栖止。無何安史兵亂。兩京版蕩。玄宗幸蜀。肅宗訓兵靈武。帝屢夢有金色人。念寶勝佛於御前。翌日以夢中事問左右。或對曰。有沙門行迹不羣。居於北山。兼恆誦此佛號。肅宗乃宣徵不起。命朔方副元帥中書令郭子儀親往諭之。漏乃爰來。帝視之曰。眞夢中人也。迨乎羯虜盪平。翠華旋復。置之內寺供養。諒乎猴輕金鎖。鳥厭雕籠。累上表章。願還舊隱。帝心眷重。荅詔遲留。未遂歸山。俄云示滅焉。一日忽於內門又闔之上。化成雙足形。不及地者數尺。闍吏上

奏帝乘步輦親臨其所得遺表乞歸葬舊隱山之下。卽時依可。葬務官供。乃宣卸門扇置之設奠。遣中使監護鹵簿送導。先是漏行化多由懷遠縣。因置廨署謂之下院。喪至此神座不可輒舉。眾議移入構別堂。宇安之。則上元三年也。至今真體端然。曾無變壞。所臥中禁戶扇。乃當時之現瑞者存焉。

唐杭州靈隱寺寶達傳

釋寶達者。不知何許人也。遁是名山。高乎道望。號刹利法師。以持密呪爲恆務。其院中有印沙牀。照佛鑑。往者浙江也。驚濤巨浪爲害實深。其潮大至。則激射

今湖上諸山焉。達哀其桑麻之地。悉變爲江。遂誦呪止濤神之患。一夜江濤中。有偉人玄冠朱衣。導從甚繁而至。謂達曰。弟子是吳伍員。復仇雪恥者。非他人也。師慈心爲物。員已聞命矣。言訖而滅。明日寺僧怪問昨夜車馬之喧爲誰。具言其事。其冥感神理。多此類也。自爾西岸沙漲。彌年還爲百姓殖利。時所推稱。翕然敷化。後罔知所終。

系曰。印沙牀者何。通曰。有道之士居山。必非寶器。疑其範築江沙。巧成坐榻歟。照佛鑑者何。通曰。卽鑑燈耳。以其陸鴻漸貞元中多遊是山。述記記達師節儉。

而明心之調度也。

唐代州北臺山隱峯傳

亡名鳩
鳩和尚

釋隱峯。俗姓鄧氏。建州邵武人也。稚歲憨狂。不徇父
母之命。出家納法。後往觀方。見池陽南泉禪師。令取
澡罐。提舉相應。爲願公所許焉。終認嗣馬禪師耳。峯
元和中言遊五臺山。路出淮西。屬吳元濟阻兵。違拒
王命。官軍與賊遇。交鋒未決。勝負峯曰。我去解其殺
戮。乃擲錫空中。飛身冉冉隨去。介兩軍陣過。戰士各
觀。僧飛騰不覺抽戈匣刃焉。旣而遊徧靈跡。忽於金
剛窟前。倒立而死。亭亭然其直如植。時議靈穴之前。

當昇就熱。屹定如山。併力不動。遠近瞻覩。驚歎希奇。峯有妹爲尼。入五臺。瞋目咄之曰。老兄疇昔爲不循法律。死且熒惑於人。時眾已知妹雖骨肉。豈敢攜貳。請從恆度。以手輕攘。僣然而仆。遂茶毗之。收舍利入塔。號鄧隱峯。遺一頌云。獨絃琴子爲君彈。松柏長青不怕寒。金鑛相和性自別。任向君前試取看。

系曰。僵屍累足於事一同。立逝坐亡。爲修三昧。此石頭搯厚載。履蹈青冥。逆恆理以難知。諒是人而不測。若斯倒置。振古一人。其妹尼之攘也。若屈平爲女。頹之罵焉。如幻之功。善權大矣。或曰。淮西之役。唐書胡

弗載隱峯飛錫。解陣邪通。曰。小說所傳。或得其實。是故春秋一經。五家作傳。可得同乎。

又漢州開化寺釋亡名。先因入寺。見瑞應交現。遂誓捨身。剋苦爲期。忽於殿中焚香次。俄覩地屋皆爲瑠璃色。有菩薩乘五色雲下庭中。曰。汝極堅至。必當得道。吾來證汝。亡名叩頭禮拜。斯須不見。寺僧至云。學院內皆變瑠璃色。歎嗟不已。其僧復勤節行焉。

又鄧州有僧亡名。年且衰朽。遊行穰鄧州閒。日食二鵠鳩。僧俗共非之。老僧終無避迴。嘗饌羞之次。有貧士求餐。分其二足。與之食。食訖。老僧盥漱。雙鳩從口

而出一則能行。一則匍匐在地。貧士驚怪。亦吐其飯。其鳩二足復全。其僧實不食此禽。自爾眾人崇重。號曰南陽鳩。鳩和尚也。有歎之曰。昔青城山香閣黎飲酒啖肴。然後吐出鷄羊肉。皆化作本形。飛鳴而入阬穴中。同也。

唐興元府梁山寺上座亡名傳

釋亡名者。不知何許人也。居褒城西數十里。號中梁山。數峯迴負翠碧。疑空處於厥中。行終詭異。言語不常。恆見者弗驚。乍親者可怪。平常酷嗜酒而食肉。麤重公行。又綱任眾事。且多折中。僧亦畏焉。號爲上座。

時羣緇伍。一皆倣習。唯此無懼。上座察知而興歎曰。未住淨心地。何敢逆行。逆行非諸人境界。且世云。金以火試。待吾一日一時試過。開成中。忽作大餅。招集徒眾曰。與汝曹遊尸陀林去。蓋城外山野多墳冢。人所棄屍於此。故云也。上座踞地舒餅。裹腐爛死屍。向口便啖。俊快之狀頗嘉。同遊諸僧皆掩鼻唾地而走。上座大叫曰。汝等能餒此肉。方可餒他肉也已。自此緇徒警悟。化成精苦焉。遠近歸信。時右僕射柳仲郢任梁府。親往禮重。終時云。年可八九十。真影存於山寺。至今梁益三輔閒。止呼爲興元上座云。奇蹤異迹。

不少。未極詳焉。

系曰。上座始則爾之教矣。後則民胥效矣。曾不知果證之人。逆化於物。終作佛事。用警未萌。故若歸其實。乃對法論中。諸大威德菩薩。示現食力住故也。如有妄云得果。比例而行。則如何野干鳴。擬學師子吼者乎。

唐太原崇福寺文爽傳

釋文爽。不詳姓氏。何許人也。早解塵纓。挾開愛網。從師問道。天然不睡。縱困憊之極。亦唯趺坐。此行長坐頭陀也。後獨棲止隴閤。霖雨浹旬。旁無童侍。有蛇入

爽手中蟠屈。時有人召齋。彼怪至時不赴。主重來請。見蛇驚懼失聲。蛇乃徐徐而下。固命往食。爽辭過中。不食終夕。翌日有狼呀張其口。奮躍欲噬。咋之狀者三。爽憫其饑。火所熬。復自念曰。穢囊無恻。施汝一餐。願疾成堅固之身。汝受吾施。同歸善會。斯須狼乃弭耳而退。及乎卒日。空中鐘磬交響。遲久方息。門徒鄉人聚送殯之。爾日有旛數十口。蔽空前導。異香普熏。舉眾悲歎。如失恃怙焉。

唐福州保福寺本淨傳

釋本淨者。未詳何許人也。道氣高抗。人覩肅然。響聞

高僧傳卷三十一
嶺多禪宗知識。故歷參之。聞長溪縣霍童山多神仙
洞府。乃經中所謂天冠菩薩領徒侶居此。說華嚴性
海法。採樵者多聞天樂異香鳥獸之瑞。然山中不容
凡惡。故多被斥逐。淨入山結茅爲室。有石穴謂之毒
窟。淨居於穴側。其龍夭矯而出。變現無恆。遂呼召之
而馴擾焉。又諸猛虎橫路爲害。採樵者不敢深入。淨
撫其頭。誠約丁寧弭耳而去。嘗清宵有九人冠幘袴
褶。稱寄宿。盡納諸庵內。明旦告辭。偕化爲鶴。鳴喚空
中而去。淨罔知其終也。

唐成都府法聚寺法江傳

興善寺
異僧

釋法江者江東人也。來遊岷蜀。居於法聚寺。寺卽隋蜀王秀之造也。寺內有仁壽中文帝樹舍利塔。江以慈憫爲懷。多逆知其來。言無少悞。嘗在房中。謂門人曰。外有萬餘人。盡戴帽形。且攣躍。從吾乞救。汝速出寺外求之。不見人物。弟子怪師之言。何其倒亂。徙倚之閒。有數十人。荷擔竹器中螺子至。江曰。此之是歟。命取錢贖之。投於水中矣。

又長安大興善寺。本隋舍衛寺也。至唐先天中火災。殿宇蕩然。唯遺基耳。明慶中。東明觀道士李榮者。本巴西人也。好事薄徒。多與釋子爭競優劣。榮來立都。

觀因率黃冠指其灰燼而嘲之曰。道善何曾善。言興且不興。如來燒赤盡。唯有一羣僧。僧中有憤其異宗譏誚者。急募勸重新締構。復廣於前十二畝之地。化緣雖日盈千萬計。未能成。僧眾搔首躊躇。未知何理克成。忽有一僧衣服麤弊。形容憔悴。負一破囊入緣。言速了佛殿。步驟而去。啓視之。則黃金也。校未之一千兩矣。時人奇之。由此檀施日繁。殿速成矣。

唐彭州九隴茶籠山羅僧傳

釋羅僧者。蜀聖寺中得果位人也。嘗寢疾於五臺山。同會僧人俱不測也。而瞻視之。曾無怠慢。將及九旬。

而病愈。臨訣之際。曰。深感所苦而煩看視。今遂平復。由師之力。我住在劒外九隴郡之茶籠山。爾異日遊方無忘相訪也。暮歲而至蜀。歷訪羣峯。徧訊老樵輩。且曰。未嘗聞茲山名。乃歎曰。噫。病禪之妄也。將迴。遇山童曰。某是彼巖之聚沙者。卽前導而去。俄覩殿塔儼空。房廊環肅。果值昔之臥病者。迎門敘故。日將暮矣。而謂之曰。茲寺非得漏盡通。不能至此。爾以我宿緣。一諧邁止。言寄宵乎斯。爲未可。爾其克勤修證。至此胡難。乃命舊童送師歸去。其僧迴望。但見巖壁峭峻。杉檜莽蒼而已。則開成中也。時悟達國師知玄著。

高僧傳三集卷三十一
傳之次得僧可思尤閑地理。命爲玄作他日安瑩兆之地。得景丹前峯。其山若雉堞狀。雖高低起伏而中砥平。俄有里人耆老曰。古相傳云。茶籠山矣。

唐明州奉化縣契此傳

釋契此者。不詳氏族。或云四明人也。形裁臞瘦。感頰皤腹。言語無恆。寢臥隨處。常以杖荷布囊。入鄽肆。見物則乞。至於醢醬魚菹。纔接入口。分少許入囊。號爲長汀子布袋師也。曾於雪中臥。而身上無雪。人以此奇之。有偈云。彌勒真彌勒。時人皆不識。等句。人言慈氏垂迹也。又於大橋上立。或問和尚在此何爲。曰我

在此覓人。常就人乞啜。其店則物售。袋囊中皆百一供身具也。示人吉凶。必現相表兆。亢陽卽曳高齒木屐。市橋上豎膝而眠。水潦則係溼草屨。人以此驗知。以天復中終於奉川。鄉邑共埋之。後有他州見此公。亦荷布袋行。江浙之閒。多圖畫其像焉。

唐鄴都開元寺智詵傳

釋智詵。不知何許人也。少而英偉。長勤梵學。凡諸經論。一聽入神。其所講宣也。音辯瀏亮。每臨臺座。自謂超絕。所患者聽眾無幾。虞其以水傳器。器器不空。繫我獨無。乃辜佛意。遂負箱帙。徧厯名山。以詢智者。未

至衡嶽寺憩息月餘。嘗於寺閑齋。獨自尋繹疏義。復自咎責曰。所解義理。莫違聖意乎。況思兀然。偶舉首見老僧振錫而入。曰。師讀何經論。窮何義理。詈疑其名嶽之內。車轍原中。羅漢混凡。曾何可測。乃自述本緣。因加悔責。又曰。儻蒙賢達指南。請受甘心。鈐口結舌。不復開演矣。老僧笑曰。師識至廣。豈不知此義。大聖猶不能度無緣之人。況其初心乎。師只是與眾生無緣耳。詈曰。豈終世若此乎。老僧曰。吾試爲爾結緣。遂問。詈今有幾貲糧耶。詈曰。自北徂南。裂裳裹足。已經萬里。所齎皆罄竭矣。見受持九條衣而已。老僧曰。

只此可矣。必宜鬻之。以所易之直。皆作麋餅油食之。調。譬如言作之。約數十人食。遂相與至垆野之中。散掇餅餌。焚香長跪。呪曰。今日食我施者。願當來之世。與我爲法屬。我當教之。得至菩提。言訖。烏鳥亂下。啄拾地上。螻蛄蠅蠅。莫徵其數。老僧曰。爾後二十年。方可歸開法席。今且周遊。未宜講說也。言訖而去。詈由是精進。道力不倦。研摩義味。滋多。志在傳授。至二十年。卻歸河北。盛化鄴中。聽眾盈千數人。皆年二十已來。其老者無二三人焉。

衆曰。中有末位。變定難移。今世所修。必招當果。今智

高僧傳三集卷二十一
三
習依異僧之教。令二十年後待聽徒。一如其言。如此則當生修當生果。故弗誣矣。詩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將知永壽之人。河清屢見矣。

唐鳳翔府寧師傳

釋寧師者。岐陽人也。亡其名。時以姓呼之耳。往來無恆止。出處如常僧。昭宗卽位初年。居山寺中。忽暴終。安臥體暖。忽忽如爛寢焉。僧徒環守不敢殯斂。三日而穌。眾驚奔問之曰。我爲冥司追攝。初見一判官云。和尚壽在而無祿。乃召吏語之。與檢覆。吏曰。只有乾荷葉三石。因令注於簿。又命一人引之。巡歷觀遊去。

乃入一門。見數殿。各有榜。於是徒步至一殿。署云李克用。於牖間窺有一黑龍。眇一目。中立鐵柱。連鎖繫維之。次一殿。署曰朱全忠。乃青鞞白額虎。鎖繫如初。而前有食噉人血狼藉之狀。次署曰王建。黃金牀上臥一白兔焉。次署曰李茂貞。具冠冕如王者。左右數侍女焉。次署曰楊行密。窗牖庫黑不能細瞻。問使者曰。此諸怪狀者何邪。曰。將來王者也。旁廂數殿。望之黯黯。使者不容引去。還至本所。判官廳事。謂使者曰。好送師迴。但多轉念功德經。寧問曰。孰是功德經。曰。金剛般若。是歟。此經冥閒濟拔功力無比。及乎穌醒。

四顧久之。乃述前事。聞者駭然。遂聞於官。後岐帥怪宏迂而妄。都不之信。厥後茂貞果封秦王。李克用枉濫殺戮。號獨眼龍也。朱氏革於唐命。殘害安忍。傅翼擇肉非虎而何。蜀王建屬兔阻兵自固。天祐丁卯僭偽號。以金飾牀也。諸皆符合。寧自此每斷中。唯荷葉湯而已。其諸食饌。逆口不餐。秦隴之人。往往請寧入冥。預言吉凶。更無蹉跌。或請齋。爭辦淨池嫩荷。號爲入冥和尚。終於岐下。

采曰。入冥之說。與夢略同。穆王將化。人歡宴。秦穆得上帝翦鵲形。在人閒神遊上界。前言旣發。後事必然。

是知六候八徵。諒非虛也。寧師入冥。與後唐馬珣見天符下。以潞王爲天子無異。寧所見殿中物象題榜。終符其述。謂之爲夢想。夢想有徵。謂之爲神遊。神遊不謬。將知覺夢惟一。明昧有殊。如攝論云。如夢等覺時。一切處唯有識也。有若古莽國多眠。五旬一覺。以夢爲實。以覺爲妄。若然者。覺之所爲。爲夢之先兆也。而取實於夢中。真實也。夢覺反用。其猶一歟。寧師非妄者。果梁革唐命。二李王楊皆與天子抗衡。諸殿遠望者。得非餘割據羣雄偏霸者乎。所食荷葉。與隨僧法慶同。故幽冥等錄中。康何德。次李山龍入冥而返。

說事皆驗焉。經云。猶如睡夢人。知一切諸物。有身不移本處是也。

高僧傳三集卷第二十一終

音釋

詈

皮變切

𠂔

古患切

恍

恍火廣切

懞

懞尺居縛切

𦉳

居縛切

𦉳

居縛切

𦉳

居縛切

𦉳

居縛切

斲

朱玉切

啜

飲也

𦉳

女六切

輦

古勇切

𦉳

胡故切

𦉳

胡故切

𦉳

胡故切

𦉳

胡故切

凝

雖醉切

啜

清也

𦉳

火利切

哈

呼來切

輦

徐醉切

撤

直列切

𦉳

去也

𦉳

去也

切

解

贈

死物也

𦉳

下棺也

𦉳

墓道也

𦉳

莫胡切

𦉳

莫胡切

𦉳

莫胡切

𦉳

莫胡切

黠

古旱切

𦉳

面也

𦉳

七情切

𦉳

古祿切

𦉳

莫胡切

𦉳

莫胡切

𦉳

莫胡切

𦉳

莫胡切

兩

為鎰

𦉳

音檻海

𦉳

徒年切

𦉳

徒年切

𦉳

徒年切

𦉳

徒年切

𦉳

徒年切

𦉳

徒年切

| | | | | | | | | | | | | |
|----|----|-----|----|----|----|-----|-----|---|---|----|---|---|
| 也名 | 皮也 | 苦郭切 | 也 | 肥大 | 曲也 | 巨員切 | 熬 | 注 | 音 | 道 | 也 | 切 |
| | | 庖 | 濁 | 踖 | 踖 | 踖 | 乾煎也 | 頽 | 相 | 謂之 | 盪 | 齧 |
| | | 賓彌切 | 清也 | 踖 | 踖 | 踖 | 也 | 平 | 俞 | 之 | 除 | 朗 |
| | | 下也 | 切 | 踖 | 踖 | 踖 | 憤 | 姊 | 切 | 愚 | 也 | 切 |
| | | | 緊 | 踖 | 踖 | 踖 | 側革切 | 也 | 頽 | 切 | 闔 | 胡 |
| | | | 踖 | 踖 | 踖 | 踖 | 也 | 抉 | 從 | 松 | 門 | 臘 |
| | | | 踖 | 踖 | 踖 | 踖 | 覆 | 抉 | 也 | 閏 | 屏 | 切 |
| | | | 踖 | 踖 | 踖 | 踖 | 褶 | 也 | 切 | 切 | 鹵 | 簿 |
| | | | 踖 | 踖 | 踖 | 踖 | 達 | 也 | 病 | 方 | 切 | 鹵 |
| | | | 踖 | 踖 | 踖 | 踖 | 協 | 也 | 拜 | 問 | 車 | 龍 |
| | | | 踖 | 踖 | 踖 | 踖 | 切 | 切 | 切 | 切 | 駕 | 五 |
| | | | 踖 | 踖 | 踖 | 踖 | 攣 | 牙 | 虛 | 柱 | 行 | 切 |
| | | | 踖 | 踖 | 踖 | 踖 | 張 | 口 | 加 | 也 | 羽 | 簿 |
| | | | 踖 | 踖 | 踖 | 踖 | 也 | 也 | 切 | 切 | 儀 | 伴 |
| | | | 踖 | 踖 | 踖 | 踖 | 也 | 也 | 切 | 切 | 雙 | 姥 |

今也

文也

時也

輒也

實也

顯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高僧傳三集卷第二十二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寧等

奉敕撰

感通篇第六之五

正傳十三人
附見五人

後唐韶州靈樹院如敏傳

釋如敏。閩人也。始見安禪師。遂盛化嶺外。誠多異迹。其爲人也。寬綽純篤。無故寡言。深憫迷愚。率行激勸。劉氏偏霸番禺。每迎召敏入請問。多逆知其來。驗同合契。廣主奕世奉以周旋。時時禮見。有疑不決。直往詢訪。敏亦無嫌忌。啓發口占。然皆準的。時謂之爲乞

願乃私署爲知聖大師。初敏以一苦行爲侍者。頗副
心意。呼之曰所由也。一日隨登山脊閒。卻之潛令下
山。迴顧見敏入地焉。苦行隱草中覆其形。久伺之。乃
出。往迎之。問曰。師焉往乎。曰。吾與山王有舊。邀命言
話。來如是。時或亡者。乃穴地而出。嚴誠之曰。所由無
宜外說。洩吾閑務。後終於住院。全身不散。喪塔官供。
今號靈樹禪師真身塔是歟。

系曰。靈樹如遇大安。必壽臘綿長。出人常限。疑此亦
所聞異辭矣。

後唐天台山全宰傳

釋全宰。姓沈氏。錢塘人也。孩抱之間。不喜葷血。其母累覩善徵。勸投徑山法濟大師削染。及修禪觀。亭亭高竦。不襍風塵。慕十二頭陀以飾其行。諺曰宰道者焉。迨乎諸方參請。得石霜禪師印證。密加保任。入天台。山闇巖。以永其志也。伊巖與寒山子所隱對峙。皆魑魅木怪所叢萃其閒。宰之居也。二十餘年。惡鳥革音山精讓窟。其出入經行。鬼神執役。或掃其路。或侍其旁。或代汲泉。或供採菓。時時人見宰。未嘗言。後天成五年。徑山禪侶往迎歸鎮國院居。終於出家本院焉。

晉巴東懷濬傳

釋懷濬者。不知何許人。其爲僧也。憨而且狂。乃逆知未兆之事。其應如神。乾寧中。無何至巴東。濬且能草聖筆法。天然。或於寺觀店肆壁。書佛經道法。以至歌詩鄙俚之詞。靡不集其筆端矣。與之語。阿唯而已。里人以神聖待之。刺史于公患其惑眾繫獄。詰之。乃以詩通狀辭。意在閩川之西東。然章句靡麗。州將異而釋之。又詳其旨。疑在海中。得非杯渡之流乎。行旅經過。必維舟而謁焉。辯其上下峽之吉凶。貿易經求。物之利鈍。客子懇祈。唯書三五行。終不明言。其事微密。

驗時荆南大校周崇賓謁之。書遺曰。付皇都勘爾。後入貢。因王師南討。遂繫南府。終就戮也。押牙孫道能謁之。書字曰。付竹林寺。其年物故。營葬於古竹林寺基也。皇甫鉉知州。乃畫一人荷杖。一女子在旁。尋爲取民家女遭訟。錮身入府矣。有穆昭嗣者。波斯種也。幼好藥術。隨父謁之。乃畫道士乘雲提一匏壺。書云。指揮使高某牒衙推。穆生後以醫術有效。南平王高從誨令其去道從儒。簡授攝府衙推屬。王師伐荊州。濬乃爲詩上南平王曰。馬頭漸入揚州路。親眷應須洗眼看。是年高氏輸誠於淮海。遂解重圍。其他異跡。

高僧傳三集卷三十二
三
多此類也。嘗一日題庭前芭蕉葉云。今日還債業。州縣無更勘窮。往來多見殊不介意。忽爲人所害。身首異處。刺史爲其茶毗焉。

晉閬州光國院行遵傳

釋行遵。福州閩王王氏之仲子。後唐莊宗卽位。入洛進方物。因畱京邸。同光末。會明宗將入。兵亂相仍。乃自翦飾。變服爲僧。竄身巴蜀。逮晉開運中。狀貌若七十餘。然壯力不衰。或詢其年臘。則必杜默。於閬中寓光國禪院。院徒以律法住持。人不之知。遵之能否。有李氏子家命齋。飲噉之次。欵起出門叫噪。若有所責。

謂李曰。今夜有火。自東南至於西北街。鄰居咸令備之。是夕果然。煨燼無遺。眾聚問其故。曰。昨一婦女衣紅秉炬而過。老僧恨追不及耳。又於趙法曹家。指桃樹下云。有如許錢。不言其數。趙乃召人發之。畚鍤方興。適遇客至。爲家僮所取。喧喧之際。盡化爲青泥。人各爭得百餘。後圯墁之門壁壞。往往而有焉。遵或經人冢墓。知其家吉凶。至於風角鳥獸聞見之間。預言災福。後必契合。故州閭遠近。咸以預言用爲口實。終於晉安玉山。緇徒爲其茶毗焉。

晉襄州亡名傳

釋亡名。不知何許人也。觀方問道。不憚艱辛。勝境名山。必約巡訪矣。天福中。至襄州禪院。挂錫。與一僧循良守法。同九旬禁足。其人庠序言多詭激。稱名曰法本。朝昏共處。心雅相於。若久要之法屬焉。法本云。出家習學。卽在鄴都西山竹林寺。寺前有石柱。他日有暇。必請相訪。其僧追念前約。因往尋問。洎至山下村中。投一蘭若止宿。問彼僧曰。此去竹林寺近遠。僧乃遙指孤峯之側。曰。彼處是也。古老相傳。昔聖賢所居之地。今但有名存耳。故無精廬淨舍。立佛安僧之所也。僧疑之。詰旦而往。旣覩竹叢。叢中果有石柱。茫然

不知其涯涘。僧憶法本臨別之言。但扣其柱卽見其人。遂以小杖擊柱數聲。乃覺風雲四起。咫尺莫窺。俄爾豁開樓臺對聳。身在三門之下。逡巡法本自內而出。見之甚喜。問南中之舊事。說襄鄧之土風。乃引度重門。升祕殿。領參尊宿。若綱任焉。顧問再三。法本曰。早年襄陽同時禁足。曾期相訪。故及山門也。尊宿曰。善。可飯後請出。在此無座。言無凡僧之位次也。食畢。法本送至三門相別。旣而天地昏暗。不知所向。頃之宛在竹叢石柱之側。餘並莫覩。其僧出述其事。罔知伊僧其終焉。

系曰。入竹林僧何人也。通曰。遇仙之士。亦仙之士。聖寺之遊。豈容凡穢。一則顯聖寺之在人間。一則知聖僧之參緇伍。無輕僧寶。凡聖混然。此傳新述於數人。振古已聞於幾處。且如此齊武平中。釋圓通曾瞻講下僧病。其僧夏滿病差。約來鄴中鼓山竹林寺事跡略同。此蓋前後到聖寺也。

漢洛陽告成縣狂僧傳

曹和尚

釋狂僧者。晉開運中。徧於邑下乞石礦灰。日夜驅荷入大小畱二山中。謂行人鄉叟曰。要造宮闕。然莫之測也。皆謂爲風狂。有何準據。如是運至數千石。封閉

甚固。其後鄉人不意此僧絕乎蹤跡。屬乾祐初。漢祖
旣入今東京卽位。不逾年而崩。當是時也。詔卜睿陵
於大畱山下。計慮者云。甃瓦數百萬。此山之內可陶
而燒。其如礪灰烏可得乎。俄有里胥曰。此地元有僧
積藏灰可數千石。準用應足。按行使山陵畢。用無子
遺。其僧也非狂。由此方證之矣。又鎮州釋曹和尚者。
恆陽人也。不常居處。言語糾紛。敗襦穿屨。垢面黯膚。
號風狂散逸之倫也。齊趙人皆不測而多重旃。或召
食。食畢默然而去。其狀猶不醉而怒歟。府帥安重榮
作鎮數年。諷軍吏州民例請朝廷立德政碑。碑石將

樹之日。其狀屹然。曹和尚指之。大笑曰。立不得。立不得。人皆相目失色。主者驅逐。曹猶口不絕聲焉。至重榮潛萌不軌。秣馬利兵。垂將作逆。朝廷討滅。碑尋毀之。凡所指斥。猶響答聲也。後不測所終。

周僞蜀淨眾寺僧緘傳

大慈寺亡名

釋僧緘者。俗名緘也。姓王氏。京兆人。少而察慧。辭氣絕羣。大中十一年。杜審權下對策成事。祕書監馮涓卽同年也。乾符中。巢寇充斥。隨流避亂。至渚宮。投中令成汭。汭攻淮海不利。遂削髮出家。屬雷滿據荊州。襄州趙凝攻破之。梁祖遣高季昌誅滅焉。江陵遂屬

高氏緘避地夔峽間。後唐同光三年入蜀尋訪馮涓已死矣。遂居淨眾寺。而髭髮皓然。且面色紅潤。逍遙然。人不測其情。僞有華陽進士王處厚者。乙卯歲於僞蜀落第。則周顯德二年也。入寺寫憂於松竹間。見緘。緘曰。得非王處厚乎。處厚驚曰。未嘗相狎。何遽呼耶。緘曰。偶知耳。遂說本唐文宗大和初生。止今一百三十餘載矣。處厚曰。某身跡奚若。子將來之事。極於明年。而今而後事可知矣。意言蜀將亡也。囑令勿洩。明日再尋杳沈聲跡。一日復扣關自來云。暫去禮峨眉。結夏於黑水方還。緘於案頭拈文卷覽之。則處厚

府試賦藁曰。考乎真僞。非君燭下之文。何多誑乎。遂探懷抽賦藁示之。此豈非程試真本乎。處厚驚竦不已。乃曰。僕試後偶加潤色。用補燭下倉卒之過也。師何從得是本也。緘曰。非但一賦。君平生所作之者皆貯之矣。明日訪之。攜處厚入寺之北隅。同謁故太尉幽公杜琮之祠。坐於西廡下。俄有數吏服色龐襍。白堂宇閒綴行而出。降階再拜。緘曰。新官在此。便可庭參。處厚惶懼而作。緘曰。此輩將爲君之驅策。又何懼乎。寧知泰山舉君爲司命否。仍以夙負壯圖。未覩前志。請候登第後施行。復檢官祿簿。見來春一榜人數。

已定。君亦預其閒。斯乃陰注陽受也。策人世之名。食幽府之祿。此陽注陰受也。處厚震駭。不知所裁。但問明年及第人姓名爲誰耶。緘索紙筆立書一短封。與之。誠之嚴密藏之。脫洩禍不旋踵。須臾吏散。緘攜手出廟。及暝而去。至春試罷。緘來處厚家。畱一簡云。暫還弊廬。無復再面也。後往寺僧堂中問之。已他適矣。乃拆短封視之。但書四句云。周成同成。二王殊名。王居一焉。百日爲程。及乎榜出。驗之有八士也。二王處厚。與王慎言也。王居一焉。惡其百日爲程。處厚唯狎同年置酒高會。極遂性之歡。由是荒亂不起。是夜暴

亡。同年皆夢處厚藍袍槐笏驅殿而行。驗其策名之榮。止一百二十日也。詳其緘之生於文宗太和初也。成身在宣宗大中。王處厚遇之。已一百三十餘歲也。次僞王蜀城都大慈寺僧亡名。恆諷誦法華經。令人樂聞。時至分衛。取足而已。身微所苦。有示方藥。伊僧策杖入青城大面山採藥。泂溪越險。忽然雲霧四起。不知所適。有頃見一翁。僧揖之。序寒暄。問何以至此。僧曰。爲採少藥也。翁曰。莊舍不遠。略迂神足得否。僧曰。迷方失路。願隨居士。少頃雲散。見一宅宇。陰森旣近。翁曰。且先報莊主人矣。僧入門。覩事皆非凡調。問

曰。還齋否。曰。未食。焚香且覺非常鬱悖。請念所業經。其僧朗聲誦經。勉令誦徹部。所饋齋饌。皆大慈寺前食物。齋畢。青衣負竹器以香草薦之。乃施錢五貫。令師市胡餅之費。翁合掌送出。或問云。此孫思邈先生也。到寺已經月餘矣。其錢將入寺。則黃金貨泉也。王氏聞之。收金錢。別給錢五百貫。其僧散施之。將知仙民恆在名山。次嘉州羅目縣。有訴孫山人賃驢不償直。乞追攝。問小童云。是孫思邈也。縣令驚怪。出錢代償。其人居山下。及出縣路。見孫公取錢二百以授之。曰。吾元伺汝於此。何遽怪乎。得金錢。僧不知其終所。

周杭州湖光院師簡傳

釋師簡。姓趙氏。丹丘人也。弗循戒範。放肆恬然。擁破納衣。多誦詞偈。好懸記。杭越閒。災福初無信者。驗猶合符於一行。景湊山經地理。別得徑門。常言昔泰山道辯。相豕得術。餘無取焉。喜爲人遷山相豕。吉凶如其言。居無定所。多遊族姓家。言腹飢。便求雞肉餐。此外得美酒。啜數杯而去。初無言謝。然長於勒書大字。題牌。寺觀門額。書成相之。吉凶隨言。久近驗之。始居杭西湖旁院。無疾而終。後有行客自長沙市中。見攜手話舊。寄言與崇壽院主。汝先負錢若干。今放汝。我

眠牀芻薦下層。有紙裹肉脯屑。必應腐敗爲棄之。院僧依言果然見之。因寫貌供養。簡曾言尖頭屋已後火化去。及州南塔。戊午歲被天火焚之。應言無爽矣。

宋明州乾符寺王羅漢傳

釋王羅漢者。不測之僧也。酷嗜彘肉。出言若風狂。後亦多驗云。嘗曝衣。有盜者將欲奪之。低頭佯睡。有物人就之乞。終無吝色。及開寶初年六月內。忽坐終。三日後漆布之。忽聞兩頰閒鳴咤聲。皆云潰爛。夜寄夢與數人曰。布漆我昏悶如何開焉。明日召漆工剝起。肉色紅白。有圓粒。舍利墮落。收而供養。至今肉身存。

於本寺時僧正贊寧作碑紀異。漢南國王錢氏私易名爲密修神化尊者。

宋潭州延壽院宗合傳

道因

釋宗合。閩越人也。遊嶽泛湘以求知識焉。其爲僧也。介立而寡慾。羣居終日唯笑而已。南楚之人且多信重。後居延壽院。故諫議大夫賈公珣判軍府。聞之往謁。見言話不接。與人議曰。得道之人。豈入恆量度中耶。賈乃堅請往文殊院住持。爾日登座。聊舉禪要而散。明日告眾曰。有故暫出。諸賢不宜畱難。其裝束若行腳狀。渡彭蠡。至黃州驛前屹然立終。遐邇奔競觀。

禮時馬鋪使臣爲營喪務。造塔於立終處。則開寶二年也。今號真身院是歟。又澠池大安寺釋道因。不知何許人也。遊處澠池瀍澗之間。自言出家人。守儉則少於人。與畜類爲同行。則無是非盈耳。嘗養一烏犬。出入起臥不相忘捨。每食以鐵鉢就火而炊。糜熟與犬同食。或前或後行止奇異。人莫能測。一旦僧亡。犬亦坐斃。今大安寺塑其像。而肉身兩存。開寶中也。洛下崇信香華滿龕焉。

宋印州大邑靈鷲山寺點點師傳

釋點點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孟氏廣政中。隱印南大

邑山寺多遊鄺肆中。雖事削染。恆若風狂。或與人接。必指點而言。故目是稱焉。有命齋食者。酒肉不閒。率以爲常。俚人亦不之厭也。日之夕矣。乃市黃白麻紙。筆墨。寘懷袖以歸。行數里。沈酣而至暝矣。所居之室。雖有外戶。且無四壁。入後闔扉。人不得造。初鄰僧小童躡足伺之。見秉燭箕踞。陳紙筆於前。訶責大書。莫曉其文字。往往咄嗟。如決斷處置。久之。明闇閒。熟視閃爍。若有人森列狀。如曹吏。則襦裳。非世之服飾。觀者怖懼而退。詰旦微詢其事。怒而弗荅。居數載。印笮之人咸神異之。後不知其終。

系曰。點點師而能効鬼。別無高絜軌生物善。亦與古人判冥司事者同邪。通曰。所作在心。如不從正道力中生。則與五斗米道同。如不從有心符禁中起。則感鬼神歸信。驅策之耳。故善戒經云。若須神通應感化度。爲示神足。莊嚴論中。菩薩以神通變化而爲戲喜。又或此是辟支行位人也。故論云。獨覺依彼村落乞食。以身濟度。不以語言。示現種種神通境界。爲令誹謗者歸向故。

宋天台山智者禪院行滿傳

釋行滿者。萬州南浦人也。羈貫成童。厥性明黠。篤辭

所親求爲佛子。受戒方畢。聞重湖閒禪道隆盛。石霜之門濟濟多士。遂往求解。屬諸禪師棄代。滿往豫章觀諸法席。旣得安然。次聞天台靈聖之跡。由是結束遊之。棲華頂峯下智者院。知眾僧茶竈。見人怡懌。居幾十載。未覩其愠色。臥一土牀。空其下。燒糞掃而煖之。每日脫衣就牀。則蚤蠶蟄蜚焉咬之。及餒飼得所。還著衣如故。或人潛捫其衣。蚤蠶寂無蹤矣。先是居房檻外。有巨松橫枝之上。寄生小樹。每遇滿出坐也。其寄生木必嫋嫋而側。時謂此樹作禮茶頭也。或不信者。專伺滿出。則紛紛然。滿去則屹立亭亭。更無動。

搖雖隨眾食量少分而止。四十年內人未見其便溺。以開寶中預向人說我當行矣。令眾僧念文殊名號相助。默焉坐化。春秋年可八十餘。滿多作偈頌以唱道焉。

宋魏府卯齋院法圓傳

鑛師李通玄

釋法圓。俗姓郝。真定元氏人也。宿殖之緣。出塵無滯。後唐長興二年。投本府觀音院。勤勤誦習。師與落髮。閒歲受滿足戒。後策杖負囊巡禮諸方。至韶山挂錫。看大藏經焉。晉開運三載。卻來本生地。寓天王院。越來年契丹犯闕。戎王耶律德光。迴至常山。樂城而死。

永康王元谷代爲蕃國之主。時旋軍自鎮州。董戎北返。畱酋長麻荅耶律解里守於下京。卽常山也。晉之臣寮兵士盡在斯矣。漢兒將帥謀逐醜虜。其計未決。兩分街巷。漢人在蕃之中者。蕃人先發。無少長皆被屠戮之。天王院八僧殊死。圓預其數也。其時見殺者尤眾。初圓引頸兩受刃。如擊木石然。圓呼曰。猛乞一劒。遂身首異處。至暮圓如夢中。忽覩晚照。亦微悟。被戮意之。自謂死已。冥冥亦見日月逡巡。舉一臂試捫其頭。乃覺如故。再三疑之。不敢搖動。慮其分落也。又謂血凝所綴。重捫之。遶頸有痕。縫如線。許大。終身如

此。時。城。中。旣。逐。出。蕃。部。稍。定。傍。人。扶。起。詰。朝。歸。院。院。僧。方。將。食。粥。見。圓。謂。爲。鬼。物。一。皆。奔。散。遲。久。審。得。其實。喜。言。再。生。遠。邇。觀。禮。且。歎。希。奇。常。山。之。人。競。陳。供。施。圓。自。後。復。往。諸。方。居。無。定。所。暨。周。顯。德。中。寓。大。名。府。成。安。縣。卯。齋。院。溫。尋。藏。教。以。開。寶。六。年。忽。謂。眾。曰。人。生。虛。幻。何。能。久。長。物。極。則。遷。生。死。涅。槃。必。無。少。別。遂。不。數。日。而。長。逝。黑。白。之。眾。若。喪。所。親。及。送。就。茶。毗。日。感。舍。利。若。黍。粟。之。阜。粒。焉。春。秋。七。十。四。法。臘。五。十。一。時。范。魯。公。質。親。問。圓。厥。由。深。加。鄭。重。再。詢。履。行。則。大。藏。經。已。兩。過。披。讀。矣。又。福。州。棲。伽。寺。鑛。師。者。海。壇。

戍卒之子。厥初母氏懷娠。冥然不喜葷葷。洎乎誕育。岐嶷異常。不啻魚肉。年及八歲。甘嗜野菜。若鉏斲種者。卽言殺傷物命。每見家廚烹燂毛鱗。則手掬沙灰。投於爨鑊。貴其不食。自言開元寺塔。隋朝中我造也。多說未萌事。後皆契合。便請出家。因披法服。頂有香氣。如蕤沈檀。號爲聖僧。時侍御史皇甫政爲畱後。請入府署。因作肉餽子百數。唯一是素者。盤器交錯。悉陳於前。意驗其凡聖耳。鑛臨筵徑拈素者啖之。餘者手拂而作。時皇甫部曲。一皆驚歎。每出街巷。眾人圍遶。自言壽止十三。當定歸滅。至是果終。遂於寺前火。

化傾城士女哭泣。依輪王法樹浮圖焉。復次唐開元中。太原東北有李通玄者。言是唐之帝胄。不知何王院之子孫。輕平軒冕。尙彼林泉。舉動之閒。不可量度。身長七尺餘。形貌紫色。眉長過目。髭鬚如畫。髮紺而螺旋。脣紅潤。齒密緻。戴樺皮冠。衣大布縫掖之制。腰不束帶。足不躡履。雖冬無皴皸之患。夏無垢汗之侵。放曠自得。靡所拘絆。而該博古今。洞精儒釋。發於辭氣。若鏗巨鐘。而傾心華藏。未始輟懷。每覽諸家疏義。繁衍學者。窮年無功進取。開元七年春。齋新華嚴經。曳筇自定襄而至并部孟縣之西南同穎鄉大賢村。

高山奴家。止於偏房中造論。演暢華嚴。不出戶庭。幾於三載。高與鄰里怪而不測。每日食棗十顆。栢葉餅一枚。餘無所須。其後移於南谷馬家古佛堂側。立小土屋。閑處宴息焉。高氏供棗餅亦至。嘗齋其論并經。往韓氏莊。卽冠蓋村也。中路遇一虎。玄見之。撫其背。所負經論。搭載去。土龕中。其虎弭耳而去。其處無泉。可汲用。會暴風雨。拔老松去。可百尺餘。成池。約深丈許。其味香甘。至今呼爲長者泉。里人多因愆陽。臨之祈雨。或多應焉。又造論之時。室無脂燭。每夜秉翰。於口兩角出白色光。長尺餘。炳然通照。以爲恆矣。自到

土龕俄有二女子。衣貲布以白布爲慘頭。韶顏都雅。饋食一盂於龕前。玄食之而已。凡經五載。至於紙墨供送無虧。及論成亡矣。所造論四十卷。總括八十卷經之文義。次決疑論四卷。綰十會果因之玄要。列五十三位之法門。一日鄉人聚飲酒之次。玄來謂之曰。汝等好住。吾今去矣。鄉人驚怪。謂爲他適。乃曰。吾終矣。皆悲泣戀慕。送至土龕。曰。去住常也。鄉人下坡。迴顧其處。雲霧昏暗。至子時。儼然坐亡。龕中白色光從頂出。上徹太虛。卽開元十八年暮春二十八日也。報齡九十六。達旦數人登山。見其龕室內蛇虺填滿。莫

得而前。相與啓告。蛇虺交散。耆少追感。結輿迎於大山之北。甃石爲城而葬之。神福山逝多林蘭若。方山是也。葬日有二斑鹿。雙白鶴。裸類鳥獸。若悲戀之狀焉。大曆九年六月內有僧廣超。到蘭若收論二本。召書生就山繕寫。將入汾川流行。其論由茲而盛。至大中中。閩越僧志寧將論注於經下。成一百二十卷。論有會釋七卷。不入注文。亦寫附於初也。宋乾德丁卯歲。閩僧惠研重更條理。立名曰華嚴經合論。行於世。人所貴重焉。

系曰。北齊內侍劉謙之。隨王子入臺山焚身。謙之七

日行道。感復丈夫相。冥悟華嚴義。乃造論六百卷。久
亡。至李長者之化行晉土。神變無方。率由應以此身
而爲說法也。或曰李論中加乎十會經。且闕焉。依梵
字生解。可非迷名耶。何長者說法之有通。曰十會理
有。宜俟後到之經。所解南無言離中虛也。此配法觀
心也。若知觸物皆心。方了心性。故經云知一切卽心
自性。則成就慧身。不由他悟。此乃心境如如。則平等
無礙也。觀李之判教該博。可不知華言義耶。嘗聞幽
州僧惠明鳩諸僞經。并華嚴論同焚者。蓋法門不相
入耳。僞經可焚。李論難焚。伊非小聖境界也。亦猶楊

墨之說與儒相違。行方外者。復憎孔孟。水火相惡。未始有極。苟問通人。分曹並進。無相奪倫哉。

論曰。丹成轉數服。則登仙。慧鍊功夫。驗之果證。若或名未標於籙籍。力未合於經王。烏以輕舉此身。出過凡世。徒祗眩曜肉眼。驚忙猿心。所謂釋氏之儔。高下異爾。亦乃譬同羣象也。牙能舐觸。鼻善卷舒。力卻九牛。奔過駟馬矣。別有阿耨池岸。香醉山陰。象則鼓雙翼以飛騰。用七支而巧便。與夫海山之象。百倍絕倫。厥號藹羅伐拏。象中龍也。諒知沙門有所感通。斯之謂歟。若夫能感所通。則修行力至。必有天神給侍。是

也能通所感。則我施神變。現示於他是也。能所俱感。通則三乘極果。無不感通也。昔梁慧皎爲傳。創立神異一科。此唯該攝究極位之聖賢也。或資次徵祥。階降奇特。當收不盡。固有缺然。及乎宣師。不相沿襲。乃釐革爲感通。蓋取諸感而遂通。通則智性。修則感歟。果乃通也。覈斯理長。無不包括。亦猶班固增加九流。變書爲志。同也。復譬聖人重卦。不亦愈於始畫者乎。然則前不仰觀俯察。後可變通。此非宣師之能據嘉祥變例而能矣。原夫室靜生虛白。心靜則神通。儒玄所能。我道奚若。引發靜慮。自在現前。法不喧囂。萬緣

都泯。智門開處六通由是生焉。動相滅時五眼附茲照矣。目連運用彰何第一之名。那律觀瞻有是半頭之見。迷盧入其芥子。海水喻於毫端。不思議時。凡夫之心口兩喪。神通生處。諸佛之境界一如。復次我教法中。以信解修證爲準的。至若譯經傳法。生信也。義解習禪。悟解也。明律護法。修行也。神異感通。果證也。孰言像末無行果乎。亦從多分說也。祇如檀特刻杖表侯景之西歸。河禿指天知文襄之南面。光師入安樂之行。弟子證三昧之門。泗上僧伽。十九類身之應現。萬迴尊者。五千餘里之往來。諸方更有其異名。此

刹彌觀其奇迹。難拘定態。莫檢恆形。從願海而起身。
元惟智積。自意生而分質。素是康僧。岸覩菩薩之迎。
生英致秦襄之就食。畱年不測。示跡無方。或揚化於
數朝。或受齡於三百。或令竈祠而墮。或得御笛而迴。
珪戒嶽神。安救唐相。或漉龍兒而至。或擎鎖骨而征。
入聖寺門。認諸葛亮。或神光出口。或怪物沈河。豐干
識其文殊。無相免其任俠。夢送浮圖而渡海。身分窑
窟以安禪。或放毫相之光。或令公主之誕。或獲珠之
爍爍。或擾虎之耿耿。或記宰臣。或移巢鵲。壽過百歲。
身隱五臺。或識草書。或求聽眾。或隱形而畱影。或見

母而便生。或題異辭。或語魍魎。記韋公之滅度。驚張
瀆之夜歸。不濡其服而渡溪。不泄其穢而恆食。或倒
立而死。或直吐其鳩。或身首異處而還連。或半年坐
亡而復起。若以法輪啓迪。多作沙門之形。設如異迹
化成。或作老叟之貌。寒山捨得瘡痍可惡。疥癬堪嫌。或逆
迢於恆流。或譸張於下類。伊皆難測。孰曰易知。將逆
取順之由。反權合道之意耳。或曰。感通之說。近怪乎。
對曰。怪則怪矣。在人倫之外也。苟近人情之怪。乃反
常背道之徒歟。此之怪也。非心所測。非口所宣。能至
其涯畔矣。令神仙鬼物皆怪者也。仙則修鍊成怪。鬼

則自然爲怪。佛法中之怪。則異於是。何耶。動經生劫。依正法而修。致自然。顯無漏果位中之運用也。知此怪。正怪也。在人情則謂之怪。在諸聖則謂之通。感而遂通。故曰篇也。故智論云。以禪定力。服智慧藥。得其力已。遂化眾生。復置世界於一毛。疑海水爲五味。故曰緣法察境。唯寂乃照。始驗佛門龍象。閒代一生。出而攝諸。不慚愧也矣。

高僧傳三集卷第二十二

終

音釋

閨

來岩切

錮

古暮切 禁也

畚鍤

畚布忖切 筥屬 鍤竹洽切 鍤也

圯墁

圯於姑切

